

世界偉人傳記叢書



德蕾莎

改寫者◎鄭清榮

世界偉人
傳記叢書

德 蕾 莎

●二十世紀的活聖人●

改寫者●鄭清榮

This One



C5NX-9F2-XWN8

Copyrighted material

超·越· $\frac{1}{4}$ ·世·紀·的·期·許

世界偉人傳記叢書序

早於四分之一世紀以前的一個黃昏，有一群中年人和青年人會聚在東方出版社已故創辦人游彌堅先生的家裡，聽取游先生語重心長的談話。當時臺灣的經濟情況遠不如今日，但已然有萌芽起飛的徵兆。社會民生的物質生活，顯見較諸光復之初有長足的進展；但是精神生活的提昇，則頗嫌步調緩慢。以出版界而言，紙張印刷既不能與今日比，而出版社也寥寥可數，成人的刊物雖然有一些，但少年讀物則十分貧乏。游彌堅先生有鑑於此，發想要為自由中國的少年男女編纂一些健康有益的優良讀物。他的構想分兩方面：一方面要從世界文學名著之中整理出一套可供少年閱讀的「世界少年文學選集」，同時也配合出版適宜少年閱讀的「世界偉人傳記」。那個黃昏會聚在游先生家裡的中年人和青年人，便是一群從臺灣各地挑選出來擔任執筆者的。當時還在臺大中文研究所讀書的我，便是其中之一。雖然，那個黃昏距離現在已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遙遠，我仍然不能忘記游先生對於少年讀者的關懷，也還記得大家曾經多麼熱烈地交換意見和互相鼓勵的情況！

對於當時的中小學生而言，課外的娛樂活動種類既少，而可供他們課外閱讀的書籍更是幾乎沒有。游先生的這兩大套書的出版構想，可說是劃時代的高瞻遠矚。我們討論到如何分配工作，也商量怎樣在分工合作的情況之下，儘量達成異中有同的終極目標。大部分的寫作對象是來自日本的底本，所以那天黃昏參與討論的人都是能讀日文會寫中文的。我們將日本人所寫成的世界偉人傳記做為底本，改寫翻譯成為適合少年人閱讀的中文，不是學術的直譯或硬譯，而是儘量講究通順口語化的翻譯原則。

精選出來的二十多位世界偉人，完全是基於客觀公正的立場，所以兼容古今



中外，並沒有特別強調民族本位的色彩，從教育、文學、科學、政治及藝術等部門選出最受世人崇敬愛慕的偉大人物。每一位人物的生長背景各不相同，而他們在一生之中所表現的奮鬥過程，與不折不撓的精神，則是異中有同的。但是爲了顧及少年讀者閱讀之際的興趣，這些傳記都避免正面冗長的說教性敘述，而多從日常生活富於啓發性的小故事來傳達偉人所以成功的道理；尤其是著重在他們年少時代的生活特徵，以企圖誘發少年讀者們的共鳴，希望我們的少男少女在課外閱讀這些趣味性濃厚而立意嚴肅的世界偉人傳記時，能夠於不知不覺之中領悟到做人處世的高尚理想。

這一套書全部採用附有標準注音的印刷體，則是爲了幫助少年讀者辨認於閱讀之際偶爾可能產生的疑難。這也是當年游彌堅先生和參與編纂的許多人所共同用心的一端。至於書中隨處出現的精美生動的插圖，乃是以圖輔文，藉以達到圖文並茂的目的。每一個偉人傳記的文後，都附有簡單的年譜，讓讀者能夠從中再度溫習偉人的重要事蹟。

自「世界偉人傳記」叢書的編纂構想以來，已經歷了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這期間無論社會或個人都發生過種種的變化，當初主其事的游彌堅先生已經作古，當初執筆撰寫參與其事的人，也多四處星散，但是這一套書卻一直流傳下來，成爲最受少年男女歡迎的課外讀物之一。二十多年以來，許多年少時讀過這一套書的人，也已經有很多長大成人各奔前程了吧。想到這些，我如今執筆爲這一套叢書寫序時，心中充滿了感慨與感動。現在，「世界偉人傳記」將做一些增廣擴充，同時配合今日經濟狀況，予以精益求精的重新編排，繼續讓未來更多的少年閱讀。我衷心希望無論過去與未來閱讀這一套書的人，都能深刻銘記編撰人的苦心，從偉人們的傳記中汲取崇高的人生哲理。

民國七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林文月謹誌

撰寫德蕾莎修女傳，帶給我精神上無限的喜悅，讓我的心靈更成長，感謝東方出版社主編李黨小姐，給我這份機緣。

經歷近兩個月研讀相關資料和寫作，而今，將成果獻給全國的讀友，但願德蕾莎一生的言行，也能夠讓讀友們感動，甚至從中獲得重大啟發。

以前雖然看過一些德蕾莎修女的相關報導，但記憶並不深刻。這次受東方出版社之邀，寫她的傳記，因此深入蒐集資料。有些是海外媒體的報導，有些是國際人士為她撰寫的傳記，有些是德蕾莎的祈禱詞。

當我深夜慢慢消化這些資料時，經常深受德蕾莎的言論和行動感動。德蕾莎一生為窮人的福祉奔波請命，像一九九一年美國與伊拉克爆發戰爭





前，她以非常謙卑的心，向兩位總統懇求熄止戰火。

德蕾莎修女在信中說：「我含著眼淚，心懷天主的愛，為著窮人以及即將在戰爭中變成赤貧的人，懇求你們兩位。我發自肺腑之言，懇求你們兩位，以天主的和平為務，盡心盡力，化解彼此的紛爭。」

德蕾莎在服務窮人的過程中，並不是沒有遭受挫折。但是她憑著一個信念，將所有被輕賤拋棄的、無依無靠的窮人、犯人、病人、垂死者，一律看作是天主的子女，是耶穌的化身。她完全服膺聖經上耶穌說過的一句話：「你們凡是為我弟兄中最小的一個所做的事情，就是為我而做的。」

儘管德蕾莎修女掏心肺處處為窮人、孤兒、癲瘋病人、愛滋患者、罪犯、垂死者而設想，但是，偶爾還是會遭到少部分人的誤解、排斥、中傷，甚至想謀殺她。面對這一切，她發展出一套「愛直到受傷害」的愛的哲學觀。

德蕾莎修女說：「當我們學習像耶穌那樣愛人時，我們必須傾聽天主要我們做什麼。因此，我們要經常祈禱和



默想。很多時候，我們必須做一些自己原本

不想做的事，譬如：原諒對我們傷害非常深刻的人，

和讓我們失望的人重新修好，繼續服務曾經欺騙我們

的人。這些人或許曾經嚴重傷害我們，但是，

我們不要惦記舊惡，這就是原諒別人

不自私的表現，這也是上主呼喚我們要

做的事。」

就是因為德蕾莎有這麼大的胸襟，

因此，在卡莉神廟香客中心設置

垂死之家時，她可以從容面對反應

激烈、想謀殺她的印度教徒；在面對麻瘋

病人將修女裝進貨車推進運河時，她還願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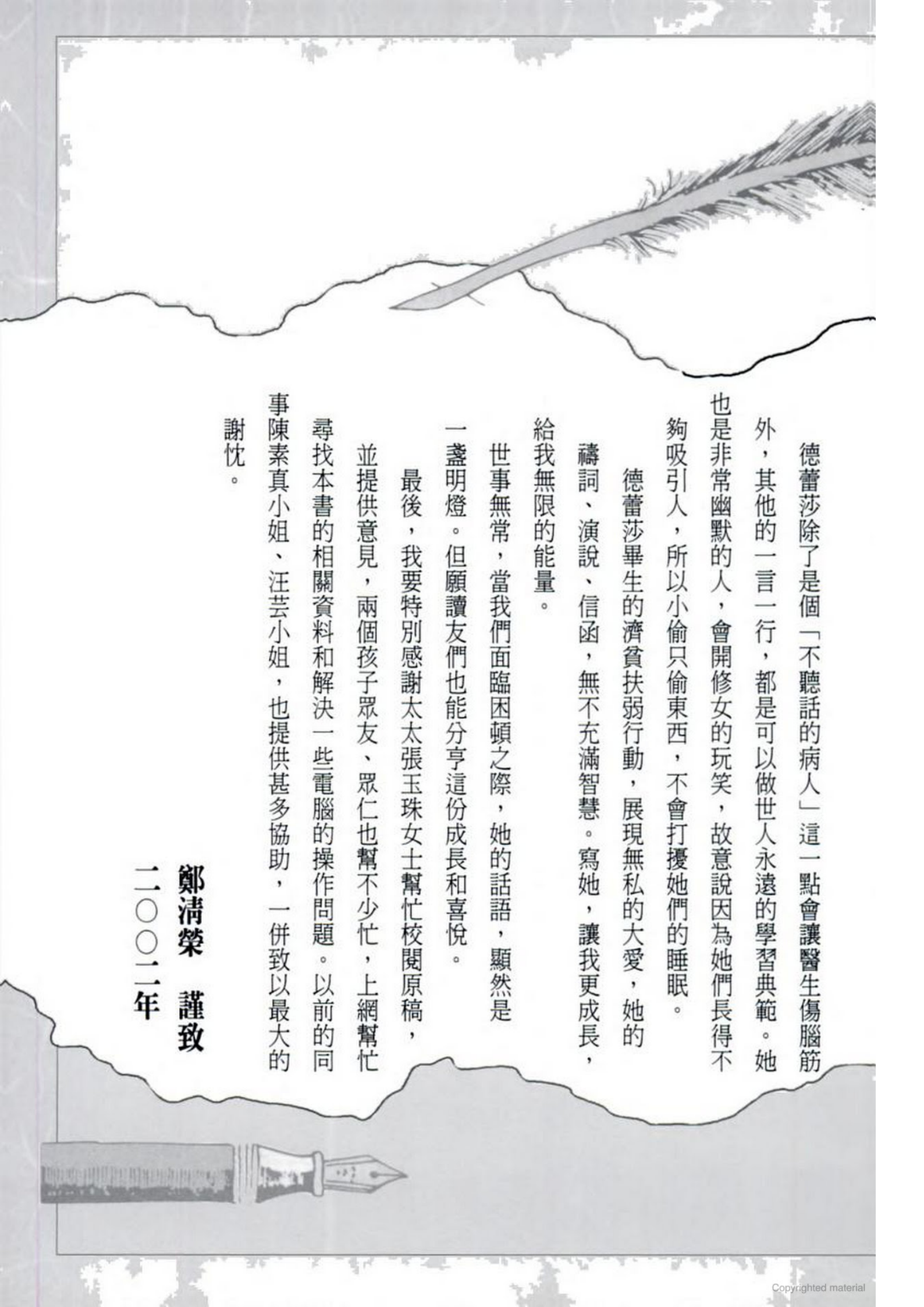
幫他們設立占地廣大的「和平之城」（即麻瘋村）；

在面對暴民想燒毀兒童之家時，她還是繼續

廣設收容所、食物供應站、發展各地分會

，照顧孤兒、老人、遊民等最最貧窮的一群。





德蕾莎除了是個「不聽話的病人」這一點會讓醫生傷腦筋外，其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可以做世人永遠的學習典範。她也是非常幽默的人，會開修女的玩笑，故意說因為她們長得不够吸引人，所以小偷只偷東西，不會打擾她們的睡眠。

德蕾莎畢生的濟貧扶弱行動，展現無私的大愛，她的禱詞、演說、信函，無不充滿智慧。寫她，讓我更成長，給我無限的能量。

世事無常，當我們面臨困頓之際，她的話語，顯然是
一盞明燈。但願讀友們也能分享這份成長和喜悅。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太太張玉珠女士幫忙校閱原稿，
並提供意見，兩個孩子眾友、眾仁也幫不少忙，上網幫忙
尋找本書的相關資料和解決一些電腦的操作問題。以前的同
事陳素真小姐、汪芸小姐，也提供甚多協助，一併致以最大的
謝忱。

鄭清榮 謹致

二〇〇二年

◀ 前往印度 ▶

出航……………	四四
成為暫時修女……………	四六
在聖瑪利亞女校……………	四八
第二次聖召……………	五二

◀ 童年歲月 ▶

出生前的故鄉……………	二四
甜蜜的家庭生活……………	二六
父親為公共事業獻身……………	二七

母親獨撐家計……………	三十
傳道的最佳教材……………	三一
第一次聖召……………	三七

◀ 慧星隕落 ▶

舉世同哀……………	十二
服務窮人……………	十九

◀ 服務最窮的人 ▶

互道珍重	五八
赴聖家醫院	六〇
加爾各答貧民窟	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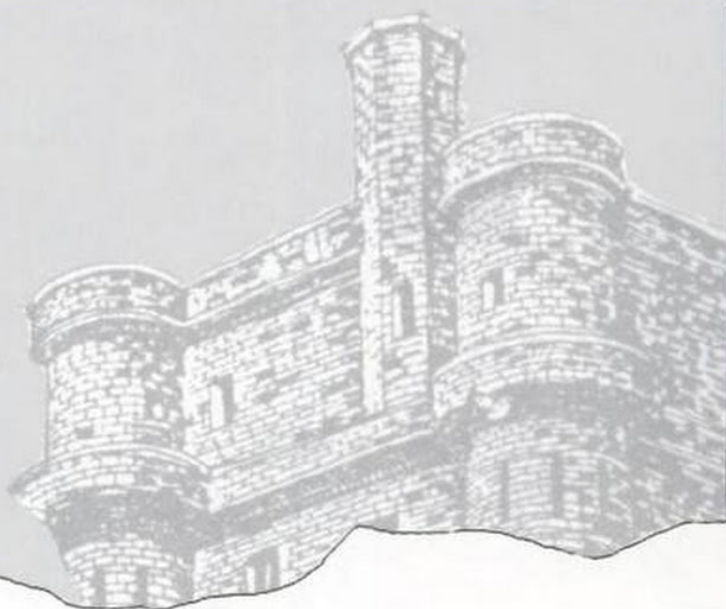
◀ 一生的事業 ▶

光榮天主	七六
兒童之家	七八
垂死之家	八一
麻瘋病之家	九〇
其他慈善工作	九三
滿足窮人的渴望	九六

◀ 訓練是最重要的工作 ▶

教窮人小孩識字	六三
第一位追隨者	六七
房東參與服務行列	七〇
梵蒂岡教廷認可	七四

訓練修女	九八
身教與言教	一〇一
最簡樸的物質條件	一〇五
仁愛傳教修士團	一二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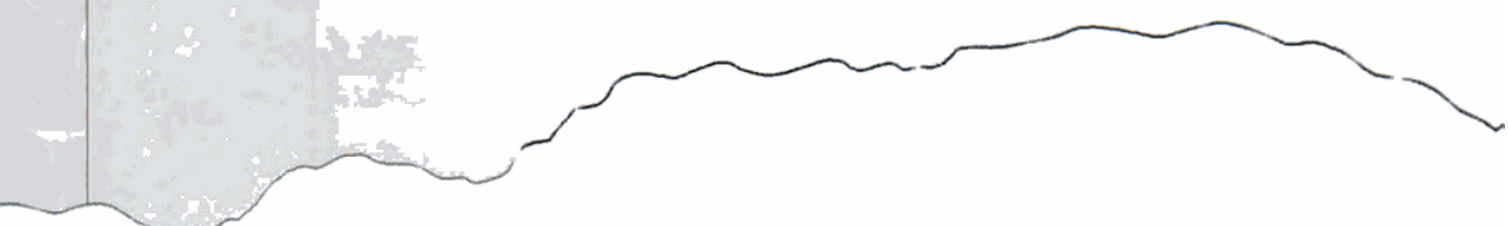


◀ 靈修生活和思想 ▶

- 時時不忘祈禱……一二六
- 重視家庭的價值一二一
- 有條件接受善款一二四
- 和卡斯楚的對話一二八
- 以愛作為出發點一二〇
- 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
……一三三

◀ 積極發展海外分會 ▶

- 頭十年不得設分會二三六
- 印度的第一個分會二三八
- 海外各地的分會一四二



◀ 二十世紀的活聖人 ▶

受諾貝爾和平獎……	一五〇
愛的哲學……	一五二
結束美好的生命樂章……	一五四
寫不完的故事……	一五五
感化無神論者……	一五七
孩子是天主贈送的禮物……	一六〇
大家一起做美麗的事……	一六一



世界偉人傳記

「一粒麥子，如果不落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能結出許多粒子出來。」

若望福音十二章二十四節

《彗星隕落》

舉世同哀

生前到處鼓勵人們「一起來做一件美麗的事」的德蕾莎修女，在八十七歲那年的一個仲秋夜晚，安詳的走完她美麗動人的生命樂章。她用行動寫下的愛的故事，將永遠留在人間。

一九九七年九月五日，加爾各答當地時間晚上九點半左右，德蕾莎向身邊的修女說：「我快不能呼吸了。」沒多久，她就安然離開人間。在她簡樸的臥榻旁，身著白底藍邊紗麗的修女們，個個靜默的隨侍在側，內心誦念著玫瑰經，祈求天主讓她的靈魂永遠安息在上主的懷抱。

面對德蕾莎突然走了的事實，當年三月間才接任仁愛傳教修女會的新任會長尼瑪拉修女，正式向媒體發布消息：「本會的創辦人突然去見耶穌了。」一時之間，全球各大媒體紛紛傳播這項令人無限懷思的訊息。全世界幾乎

同步獲知，德蕾莎修女因為心臟衰竭過世了。同一時間，仁愛修女會的修女們，也在會所的教堂為她特別奉獻了一臺追思彌撒。

德蕾莎似乎早有預感自己即將離開人世。一個星期前，她就告訴身邊的修女，她覺得自己已經沒有多少體力，已作好蒙主恩召的準備。她說：「耶穌需要我，我要到祂身邊去。」

九月五日晚間，她像平常那樣吃過晚餐，作過晚禱後，她告訴親近的修女，她感覺呼息困難，修女們讓她在床上躺下，不久她就嚥氣了。布魯內修女說，德蕾莎最後的遺言是：「耶穌，我愛。耶穌，我愛。」

她一生傳播愛的福音，竭力服務窮人，一直不曾間斷。過世前幾天，她還不時記掛著，要為車禍中遽然過世的英國王妃黛安娜祈禱。甚至過世當天，都還透過祕書記錄，口述回覆一位年輕人的來信。信中一再傳播「心懷大愛做小事」的道理。

現在，她豐富璀璨的生命雖然結束，瘦小佝僂，身穿白底藍邊紗麗，風塵僕僕到處幫助窮人的堅毅身影，和充滿智慧仁慈的眼神，卻依然活在世人

的腦海裡；她幽默智慧的話語，也將永遠迴盪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自從她的死訊傳出之後，在仁愛傳教修女會總部的門口——也就是聞名世界的印度加爾各答下環路五十四號A大門前——即有許多的民眾前往致哀祈禱。德蕾莎的遺體，暫時安放在修女會總部的主祈禱廳高臺上。數百位印度警察在門外維持秩序，以防範悲痛逾恆的追悼者情緒失控。兩天後，靈柩移至歷史悠久的聖托瑪斯教堂，讓更多的民眾瞻仰。

同時，印度全國也降半旗為德蕾莎修女舉哀，國營電臺也取消平日的節目，改播宗教聖歌和哀樂。印度總理古拉爾從首都飛到加爾各答向她的遺體獻花致祭，印度總統也取消一切行程，表示對她的尊崇。

印度總理古拉爾哀傷的回憶說：「她是一位充滿祥和與愛心的使徒，可惜她永遠走了，不再和我們在一起了。」他又說：「她突然離開人間，讓我們感到世界，尤其印度，更加貧窮。她一生奉獻大愛、和平與喜悅，世界因她而更加光明燦爛。」印度政府當局有感於她為窮人作出偉大的貢獻，曾於一九八〇年頒發「印度之星獎」給她，這是印度頒給平民最高的獎章。當時

的總統迪里讚揚她說：「從她的身上，我們看到人類歷史上少有的悲憫和大愛。她的一生是服務和悲憫的化身。這些特質，本是人類為了存在必須盡到的責任，可是，說的人多，做的人卻少之又少。」

此外，加爾各答的市長普拉善塔也表示：「這是世人最大的損失，特別是印度和加爾各答。她的地位無法被取代，她的工作、她的悲憫，都需要一段時間才有辦法接軌。」

法國總統席哈克聽到噩耗時，悲傷的表示：「今晚，全世界少了大愛、少了悲憫，少了光明。」當時在渡假中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聞訊之後也表示：「她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大約在五十年前，她創辦了『清心之家』（為了讓窮苦遊民能有一個尊嚴的死亡場所而創設），如果真有『清心』存在，那麼，就是她的愛心。」他還說：「她是一位行動使者，充滿熱情和愛心，她透過服務展現謙卑，她堅強的信仰，感動了世人。」

九月十三日那天，印度當局為她舉行國葬，當天訂為國殤日，自凌晨起即降半旗致哀。覆蓋上印度國旗的德蕾莎靈柩，在加爾各答街頭作最後一次



的巡禮。當天，天空斷斷續續飄著細雨，送葬的氣氛備感哀傷。上午九時，靈柩從聖托瑪斯教堂移出，安放特地由首都新德里運來的那座砲架時，全體護靈隊一致槍口朝下，以示最高敬意。這座砲架當年也曾在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甘地和首任總理尼赫魯移靈時使用過。

綿延九公里的移靈途中，貧病殘障，以及明星、名流、政要等上百萬的人潮，完全打破宗教、年齡、出身階層的隔閡，大家含淚夾道相送。有人拿著德蕾莎的照片，有人手持鮮花，有人俯首行禮。更有些悲情難抑的民眾，衝越戒護的警戒線，或隨車前行，或跪在靈車前，淚盈滿眶，跪別「德蕾莎姆姆」。靈柩內的德蕾莎，依然身著白底藍邊的廉價紗麗，滿臉皺紋。粗糙的雙手合在胸前，握著一串念珠，彷彿在誦念玫瑰經，顯得慈祥莊嚴。

在內塔吉室內體育館舉行追思安靈彌撒時，有二十多個國家的元首、總統、外交使節參加。代表羅馬教宗若望二世的弔唁特使索丹諾樞機主教，宣讀教宗的誄詞：「德蕾莎修女點燃了愛的火燄，薪火相傳，操在你我。」追思彌撒之後，她的遺體隨後送往仁愛修女會總部舉行私人葬禮，在軍方儀隊

鳴槍三十二響後，入土安葬在修女會的墓園，並有修女留守墓園為她的亡靈祝禱。

德蕾莎過世後，在世界上也引起廣泛的回響。美國國會通過將九月十三日（出殯日）訂為德蕾莎紀念日，以表彰她一生的貢獻。此外，德蕾莎修女的故國——阿爾巴尼亞——政府也下令為她降半旗致哀三天。阿國總理納諾表示，希望她的遺體回葬故鄉，但是遭到印度政府婉拒。後來，阿爾巴尼亞將該國首都地拉那的兩個廣場，改用德蕾莎修女的名字命名，以示尊崇。

在臺灣，九月十日當天白天，也就是仁愛修女會的神召日，位於臺北縣汐止鎮的仁愛傳教修女會修女們，和五、六十位教友，也為德蕾莎修女舉行追思彌撒。在分會會所的聖壇前方，擺著一張德蕾莎修女微笑的黑白照片，照片旁邊放著素雅的百合和淡紫的蘭花，還有一行字寫著：「願媽媽的靈魂，永遠安息主懷。」一對素燭靜靜燃燒著，五位在最前排的仁愛會修女，不時拿著手絹輕輕啜泣。她們一起祈禱：「她一生為窮人服務，求主賜給她永遠的福樂。」

當天晚間七點，天主教中國主教團也特地在臺北市聖家堂為她舉行追思彌撒。負責主祭的單國璽主教在彌撒時講述她的生平，並指出：「她將畢生奉獻給窮人，是心靈改革、社會改革和教會改革的最佳典範。她不花一刀一槍，打破印度的社會階級，聖雄甘地做不到的，小小的德蕾莎做到了。」

德蕾莎雖然走了，卻留下許多服務窮人的分身。這些分身包括：現任仁愛傳教修女會會長尼瑪拉，仁愛傳教修女會的四千多位修女和五百多位修士，以及和仁愛傳教修女會密切合作的所有志工。

一位仁愛傳教修女會的修女在德蕾莎過世之後，針對外界的疑慮，提出她的看法。她說：「我不認為德蕾莎修女的德澤會從此消失。過去五十年，她一直在訓練我們，所以，我毫不懷疑她的志業會持續。」

服務窮人

德蕾莎從一九一〇年八月間出生到一九九七年九月過世，在人間享有八十七歲的天壽，比起同一年代的人，她算是相當長壽。但是，少女時期，她的身體並不是很好，也因為如此，她母親才經常帶她到斯科普里郊區山上的一座聖母堂調養，每次在那裡停留

期間，她的精神就顯得特別好，可以盡情看書、散步，也能夠在教堂專心祈禱，這對她後來決定加入羅瑞托修女會，赴加爾各答服務窮人，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四十多歲時，她曾經幾乎有一整年都在養病的情況，當時也是她修女生涯中最掙扎的時刻。她關注加爾各答街頭的窮人悲慘世界，使她不想繼續留在修女會當一位教育工作者。她想邁出修會和學校的大門，直接投入人群。正當她身體和心情都處在不順遂的狀況，前往大吉嶺養病的途中，在火車上聽到第二次的聖召。

她說：「天主明顯的召喚我，我非常清楚未來的方向在哪裡，可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達到？」經過那一次的聖召，她決定離開羅瑞托修女會，走進貧民窟服務窮人。說也奇怪，自從投入服務窮人的工作之後，她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好，儘管在國際間來回奔波，卻像有用不完的體力似的。直到七十歲，健康才逐漸亮起紅燈。

對於中年以後身體狀況大幅轉好，德蕾莎曾表示：「天主眷顧我，讓我

擁有健康的身體，這就表示他要我做服務窮人的事。」

如果說德蕾莎有一點點缺點的話，那就是她是最不合作的病人。一九八〇年，也就是滿七十歲那年，她在羅馬，心臟的毛病日漸嚴重，被迫在羅馬的一家醫院住院休養兩個半月，醫護團隊一心想讓她安心養病，可是她總是不希望成為大家關切的焦點。她希望做的是服務窮人，而不是臥病讓別人來服務她。她一直感到住院讓她很不舒服，急著想出院，所以醫生們送給她一個封號：「不合作的病人」。

三年後，即一九八三年，她又因慢性胸部絞痛入院。一九八九年，她裝上心律調整器，卻照樣忙著會務，只要身體稍好，她就又開始到海外分會視察。一九九一年，在墨西哥，她和修女們與兒童中心的院童共度聖誕節時，因重感冒又入院，並進行重大的心血管手術。一九九三年，她在羅馬的一間教堂祈禱時，摔斷三根肋骨，又被送進稱她為不合作病人的那家醫院。

事實上，德蕾莎對於個人的生死早已看淡，甚至有時候，她還拿死亡的話題跟朋友開玩笑。有一次，有一位外地的朋友來信跟德蕾莎訴苦，表明她

的身體近況非常差，希望修女為她代禱。德蕾莎寫了一封信回她：「我已經將你的大名，張貼在代禱的名單上，我們這裡的修女們，每天祈禱時都會努力為你祈禱，但願你早日康復。但是，如果你有幸提前蒙主恩召，請別忘了，代我向聖彼得致意，等我忙完，我會很快去報到。願天主保佑你和你的家人，再次祝你早日康復。」

德蕾莎並不忌諱談論死亡的問題，有一次談到重病的經驗時，她逗趣的說：「那次，我發高燒，燒得不省人事，我彷彿走到天堂的大門，聖彼得剛好在那裡值班，他跟我搖手擺頭致歉說：『德蕾莎修女，你的時間還沒到，你還不能進來，這裡沒有貧民窟，快回去吧。』於是，我就跟他說：『哪一天你們這裡有貧民窟時，我會回來。』」

德蕾莎雖然走了，但是她將全部的愛給了全世界，也留下豐富的精神遺產。



世界偉人傳記

《童年歲月》

「愛從哪裡開始？從我們的家庭做起。怎麼開始？從一起祈禱開始。因此，家庭是一起祈禱、一起廝守的地方。」

德蕾莎

出生前的故鄉

首先，讓我們打開東歐的地圖，就在突出地中海中間的東歐南部，有一個叫做馬其頓的國家。以前它是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的一員，聯邦瓦解後，馬其頓在一九九一年九月就宣布獨立。

斯科普里就是這個國家的首都，美麗的瓦達爾河流經這座古老而典雅的古城。早在西元前二世紀前後，就有羅馬人在此開始築城，由於人文薈粹，逐漸成為重要的宗教中心，有自己的主教。到了西元五世紀，斯科普里遭逢前所未有的大地震，許多雄偉的建築，像羅馬式圓型大劇院、公共大浴池、大教堂的馬賽克彩繪巨牆等等，全部毀於一旦。到了西元六世紀，又有斯拉夫人出現在這座古城，於是又將斯拉夫民族的文化引進，影響長達一個世紀以上。後來又有保加利亞人、拜占庭人、塞爾維亞人相繼入侵並占領這座古

城。到了一三九二年，又落入土耳其蘇丹的統治管轄，因而發展成手工藝和商業大城。

十七世紀有一位土耳其旅行家，對這座古城留下美好的記憶。他說：「我在這個國家長期旅遊，看過不少美麗的大城市，真是阿拉真主的庇佑。尤其當我橫渡瓦達爾河時，看到斯科普里這座『天堂之城』，真的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內心雀躍不已。」

到了十七世紀末，即一六八九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奧地利皮寇羅米尼將軍，為了對抗土耳其人，採取堅壁清野的戰略，放火焚燒斯科普里，將它化為灰燼。大火焚城兩天兩夜，皮寇羅米尼將軍站在該城的至高點——弗德諾山丘上，俯視陷入火海中的斯科普里。他說：「這次戰爭期間，我在其他地方沒見過這麼美好的建築，有這麼多用珍貴大理石和斑岩裝飾的清真寺，有高聳入雲的清真寺尖塔，有上萬座鍍金的燈座，有花團錦簇的大花園，和壯麗的遊樂場所。為了不讓敵人獲得這些資源，我不得不下令焚城，我感到非常難過。」

近代的斯科普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瓦達爾河的右岸完成重建的，使斯科普里成為希臘首都雅典通往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勒的必經大城。由於這座城市歷史相當久遠，因此文化、建築、種族和宗教風貌也多元複雜，居民有許多是回教徒和東正教徒，當然，也有少數的天主教徒。

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德蕾莎修女就出生在這個即將展開重建的美麗城市，她在家中排行老么；她的來臨，為這個幸福的家庭增添不少喜氣。生出後隔天就受洗，取名阿尼絲·崗莎·博雅舒。

甜蜜的家庭生活

當時，斯科普里仍然受到土耳其的外來政權統治，居民多以信奉回教和東正教為主

，從通衢大道的天際線，可以看到東正教會的十字架，和回教的新月徽號參差並存。處在這種紛雜的環境下，使得這個從鄰國阿爾巴尼亞移居到斯科普里的天主教家庭，家世背景顯得特別突出。加上他們住家的隔壁就是天主教的教區堂口「聖心堂」，因此和天主教會的關係自然越形緊密，教會的神父也經常到家裡作客訪談。有時候，這個家庭的成員留在教會的時間甚至比留

在家裡的時間還長。隔壁的天主堂成了孩子們的後花園，也是他們學習為人處世和陶冶性情的好地方。

阿尼絲的父親尼可萊·博雅舒，母親德蓮娜·伯奈，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夫妻非常恩愛，一共生了五個小孩，其中有兩個不幸早夭。姊姊阿格比阿尼絲大六歲，哥哥拉薩爾比她大三歲。長大後的拉薩爾進入奧地利的一所軍校就讀，又轉往義大利從商，他一直是阿尼絲和母親、姊姊間的重要聯絡人。尤其當祖國淪為共產黨統治時，拉薩爾更成為阿尼絲了解親人狀況的唯一管道。姊姊阿格後來則進入廣播界發展。

阿尼絲的父母雖然都是典型的天主教徒，兩人的興趣卻有天壤之別。父親熱中政治，母親則積極參與宗教活動。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非常重視子女的教養，從小就不斷灌輸孩子們要愛人如己，而且他們也以身作則，從不拒絕別人的求助，對於無依無靠的老人和病人，更是照顧有加。

父親為公共事務獻身

阿尼絲的父親尼可萊，到底是一個人？他的一位好友生動的指

出：「尼可萊家的大門從來不關，就像他的心胸永遠敞開一樣，對於需要食物的人、需要棲身之處的人、需要照顧的人，他從來不會拒絕。」

尼可萊全身充滿活力，活躍於政商界，早年追隨父兄學作生意，深得經商竅門。和太太結婚後，更是獨當一面，經營建材和進出口生意，讓家人生活不虞匱乏。經商之餘，他又熱中政治，是一位堅決主張民族自決的愛國分子。當時他的國家剛剛從外來的土耳其政權獨立出來，家園殘破，亟待重建，因此，他更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並出任斯科普里的市議員，不料卻也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

阿尼絲九歲那一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十一月的某個晚上，父親尼可萊出席一項討論國家重建問題的政治性會議，會後又參加聚餐，回到家裡，就感覺不適，先是一陣陣的腹痛，接著絞痛加劇，家人緊急將他送醫開刀，然而，藥石罔效，距離餐會不到一天的時間，就此一命嗚呼，留下三十歲的年輕太太和三個幼小的孩子，一起面對不可知的未來。據推測，他很可能是遭到政敵在食物中下毒。

雖然英年早逝，但是尼可萊短暫的一生卻充分發揮了光與熱。儘管為了爭取生意的機會，必須經年在外奔波，但是，一旦忙完生意業務，他都會火速趕回家，與家人團聚，讓孩子享受和父母相聚的美好時光。

更貼心的是，他每次回家總記得帶禮物送給孩子和太太，而且也樂於跟家人一起分享旅途中發生的趣事。

因此，儘管父親和阿尼絲，及其他家人一起生活的時間只有短暫的十幾年，可是，他留給孩子們的是不可抹滅的溫馨記憶。

孩子們永遠記得父親做過的一件善事。有一位孤獨無依的老太太經常到他們家門口逗留走動，似乎有所求，卻又欲言還止。尼可萊看出這位老太太的艱難處境，因此只要她一出現，他都會親自出面虛寒問暖，並盡力協助那位老婦人的困難。同時，他也乘機教導孩子們：「我們要永遠用愛心對待她，她是我們的遠房親戚。即使不是我們的親戚，我們也要這麼做。我們要跟一無所有的人分享麵包。」

母親獨撐家計

過去，在父親的底蔭下，他們一家人每天一起晚禱或誦唸玫瑰經，日子過得祥和，充滿歡笑。如今，父親突然走了，家境雖然不致立即陷入困境，但是，畢竟父親像是一間房屋的棟樑，也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他的過世對全家而言，不論在財務或心情上都是重大的打擊。

以前，阿尼絲的母親只要專心教養孩子，有空就帶著他們到教堂望彌撒，教她們祈禱、唱聖歌或聽神父講道，或參加教義研習等等；對於家計事務甚少參與。

先生驟然過世，原本孩子的教養工作不能中斷，今後的家庭生計又都將落在她身上，可以想像她處境的艱難。不過她雖哀傷，卻憑著鋼鐵般的意志，很快就重新站起來，讓這個家得以維繫，讓孩子們繼續安心求學。

德蓮納在喪夫之後並沒有怨天尤人，信仰反而更加虔誠，她經常望著聖母瑪莉亞和耶穌的聖像祈禱：「聖母瑪莉亞，耶穌基督，求你們賜給我力量。也希望我先生在天之靈，能夠庇佑我們母子度過難關，保護孩子們快樂的

成長。」由於婆婆開設一家針織廠，因此給了她創業上的啟發。她將一些業務交給大女兒阿格管理，自己也開始販賣衣料和手工刺繡。她對待客人非常誠懇，而且貨真價實，所以生意興隆，家庭生計也獲得解決。

母親不畏艱難的進取精神，讓阿尼絲和兄弟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於這段刻骨銘心的成長過程，德蕾莎修女後來回憶道：「我們一家人心心相連，在父親過世後，更是相互扶持，全力以赴，期望一家人在一起過著快樂的日子。」

傳道的最佳教材

良好的家庭教養，以及母親無怨無悔的精神感召，不只讓阿尼絲從小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和態度，就算在成為舉世聞名的活聖人之後，母親的教誨和言行，也經常成為她傳教時的範本。

有一次，德蕾莎修女向一群已婚人士演說，強調夫妻相愛和守貞的重要性，就指出：「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母親，她是非常虔誠的人，整天忙碌不停。可是，每到薄暮時分，她一定會趕回家，準備迎接丈夫回來。當時，我

們三個孩子都無法了解她為什麼要這麼做？有時還故意拿這件事取笑她、捉弄她，跟她開玩笑。現在，我終於理解這就是太太對先生溫柔的表現。不管她正在忙些什麼，都會暫時放下，用最深摯的愛意迎接先生。」

她的母親做事非常有效率，不太多話，但是言行舉止卻讓她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德蕾莎修女談到小時候母女相處的情景：「母親盡一切力量教導我們要彼此相愛，也要敬愛耶穌。我記得當我準備恭領第一次聖體時，她就叮嚀我不能說謊。如果說謊，舌頭就會變成像木炭那麼黑。有一天，我覺得自己好像犯了錯，悄悄跑到鏡子前面，張開嘴巴看舌頭。或許出於幻覺，但是，我想當時我看到了一團漆黑的舌頭，於是，趕緊跑去跟她認錯。」

德蕾莎修女還說：「我的母親要求我們為人要誠實，她希望知道我們所作所為，也希望我們在決定做某些重要事情之前，能先告訴她。但是她並沒有施加高壓手段，她很清楚她的責任所在。」此外，母親也灌輸他們要和窮人分享，對別人要慷慨的觀念。

德蕾莎記得有一年聖誕節前夕，教堂的神父發起拜訪貧民的活動，母親

也熱烈響應，自行準備了許多食物和金錢，因為要分送的老人太多了，連德蕾莎都加入派送的行列，母女兩人拎著救濟品去探訪老弱孤獨的人家，雖然一路上走得很辛苦，心裡卻感到無比快活。她說：「母親不只口頭上教導我們，要敬愛天主，也帶著我們實踐關愛鄰居的工作。」

德蕾莎從小就是一個非常聰明、活潑的女孩，她具有音樂天賦，在唱詩班唱女高音，也很擅長曼陀林和手風琴的表演。有空的時候，常常在教堂幫神父的忙。她的哥哥回憶這位妹妹的表現說：「她非常有自信，充滿機鋒，從不詞窮，才思敏捷。」年紀稍大之後，她參加「瑪莉亞之女」的天主教青年團體。她也喜歡讀書，看了不少關於傳道人、教會聖人的傳記，更喜歡聽神父們講述在海外傳道的體驗，由於文筆很好，哥哥還以為她會走上文學之路。

十二歲那年春天，母親買了一本《聖方濟各傳》送給她，當作復活節的禮物。這本書深深打動了她的心，讓她獲得天主聖召的啟示。聖方濟各是什麼人？具有何等魅力？阿尼絲怎麼會拿他當學習的典範呢？

原來遠在十二世紀，出生於義大利的亞西西商人家庭的方濟各，二十歲以前，一直留在家裡幫忙做家事，是一位非常勤奮的好青年。後來在一場戰役中被俘擄了，生了一場重病，經過一年多的調養，身體漸漸好轉之後，決定變賣所有家產，並接受天主的聖召，效法耶穌開始投入清貧的生活。他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窮人和病人，經常只披上一件粗布條，為了服事上主而向人行乞。當時有不少人因為照顧癲瘋病患而賠上性命，他卻勇敢的為這些被社會遺棄的病患服務。他創立修會，死時約有五千多名發願的會士、神父和修女繼續他的救貧工作。

此外，聖方濟各的《和平禱文》，也是阿尼絲終身自勉的精神糧食：

上主，請讓我成為祢的通路，傳播祢帶來的和平
 在憤怒的地方，我要帶來關愛
 在失誤的地方，我要給予寬恕
 在衝突的地方，我要帶來和諧

在謬誤的地方，我要引進真理
 在猶豫的地方，我要帶來信仰
 在失望的地方，我要給予希望
 在陰暗的地方，我要帶來光明
 在悲傷的地方，我要給予喜悅
 上主，讓我可以撫慰別人，而不要需要別人來撫慰我
 讓我多了解別人，而不要尋求被了解
 讓我多愛別人，而不要尋求被愛
 因為只有忘掉自我，才能發現自我
 只有寬恕別人，才能被人寬恕
 只有透過死亡，才得以看見永生

震撼，見賢思齊之心油然而起，胸中燃起恨不得早日投入救助窮人的熱情，
 十二歲的阿尼絲看了這些記載和發自聖哲的天籟之聲，心靈激起強烈的

也彷彿看到天主的光指引著她。同時，她也想到：「人活在這世界上，不應該只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幸福，應該多做一些特別的付出。我能為天主做些什麼呢？」這個想法並未隨著時光流逝而減弱，反而日漸增強。

但是，當時畢竟年紀小，她並未馬上想到進入修道院當修女，而且，她和家人的感情非常好，也實在不忍心離開這個家。追求幫助窮人的聖潔之心，和沉緬家庭之情，不時在她的心中拉鋸，讓她展開天人交戰。日子又不知不覺過了五年，到了十七歲高中將畢業的那一年，事情出現了微妙的轉變。

阿尼絲最後選擇以當修女赴海外傳教服務窮人，當作一生的志業，除了受到聖方濟各的啟發，當時擔任聖心堂的詹布瑞克維奇神父也扮演著非常關鍵的角色。這位神父一直是博舒雅家的常客。他出身於天主教的耶穌會，耶穌會一向以海外傳播福音聞名於世。他常常提到許多神父在海外的事蹟，並且經常拿相關的雜誌報導和海外傳教通訊給堂區的青少年閱讀。為了鼓勵這些年輕人效法耶穌的服務精神，他成立「瑪莉亞之女」的青年團體，阿格和阿尼絲都是這個團體的活躍成員。同時，詹布瑞克維奇也經常邀請曾經遠赴

印度加爾各答傳教的南斯拉夫籍神父到教堂來演講。對於這些海外的傳教事蹟，阿尼絲總是百聽不厭，興趣盎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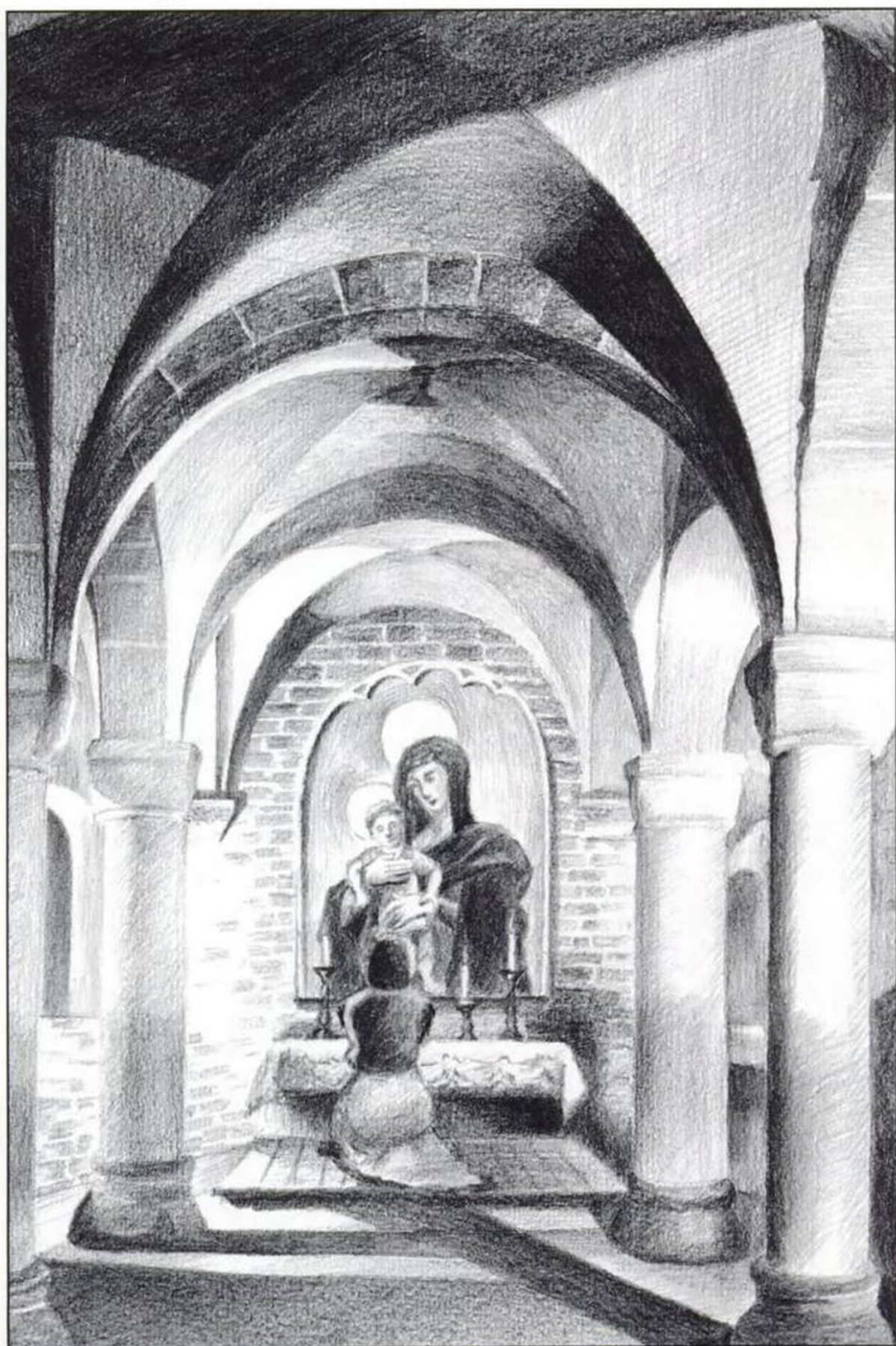
少女時期，阿尼絲的身體並不很好，因此母親特別注意她的健康，有空就帶她到附近的一所聖母教堂參訪，以調劑身心。說也奇怪，阿尼絲每次到那裡停留，身心就顯得特別快活，她很喜歡在那裡看書，散步，或是跪在聖母像前作禱告默想。

第一次聖召

十七歲那年夏天，有一次她又來到這所聖母教堂。這次，她明確的感覺到天主在召喚她。她說：

「那是八月十五日的下午，我進入聖母教堂，手中握著一根蠟燭，跪在聖母瑪利亞的臺前，彷彿聽到天主的召喚。我相信那是天主在召喚我為祂服務。祂要我完全放棄自我，服事祂。就在那天，我決定摒棄自我，永遠奉獻自己，從事宗教工作服務人群。」

在那個時代，每個想走靈修生活的少女，都會向堂區的神父吐露這些心中的祕密，阿尼絲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在就教於神父之前，她先跟母親透露



這個神召的訊息。母親剛開始無法接受，她躲進房間，經過一天一夜淚流滿面的祈禱和深思，最後走出房間跟阿尼絲說：「好吧！我的好女兒，去走你的路，將自己完全奉獻給上主，讓上主與你同行。」

後來，她們母女一起造訪神父，神父了解來意之後，告訴她母親說：「我並不訝異阿尼絲想服事天主，但是我有些話想問她。」

神父轉頭問：「阿尼絲，你確定你的決定是出於上主的旨意嗎？」

阿尼絲並沒有直接回答神父的問題，她反問神父說：「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先請教神父一個問題：我要如何才能確定這是上主的旨意？」

神父說：「如果是天主在召喚你，你的內心會充滿歡樂。這就是最好的證據。了解天主指示給你的人生方向，會帶給你最大的喜悅。」

阿尼絲聽了非常高興的回答：「神父，如你所說的，你對這件事比誰都了解。事實上，早在六年前，也就是我十二歲那年，就開始想這個問題。這幾年來，我也一直向聖母瑪利亞祈禱，請求她指點迷津。我想服事主的念頭，一直讓我心生歡喜。」

神父接著又問：「那麼，你知道你想做哪一類的傳教工作嗎？服事主的工作很好，但是工作內容還是有些不同，你知道嗎？」

阿尼絲毫不避諱的回答：「關於這些問題，我沒什麼概念。不過，我以前曾經閱讀過你發給我們的海外傳教雜誌，裡面記載許多關於耶穌會神父的海外傳教事蹟，他們服務世人的熱忱，讓我非常感動，他們的工作也令我嚮往。如果可以，我也很想去印度加爾各答，從事服侍主的工作。」

接著，神父又跟她說明印度是一個遙遠的國度，如果決定當修女，她必須離開故鄉和親人，忍受思鄉之苦。而且，也要學習英語和當地語言、學習適應當地的風俗民情等等。如果真要去，可以先參加愛爾蘭的羅瑞托修女會或是法國的一些修女會，因為這些教會在印度的傳教活動非常活躍。

最後，她們母女和神父決定先試著向駐在查格拉布市的羅瑞托修女會辦事處提出入會申請。阿尼絲回家準備健康證明文件、身分證件、受洗和堅貞證書及成績單。神父則負責撰寫推薦函，他也囑咐阿尼絲在等待期間要多祈禱，尋求天主更明確的指示。

同時神父也告訴她的母親說：「我知道你的心情很複雜，但是我也知道你的信仰非常虔誠。如果阿尼絲通過推薦，你應該知道你是將愛女獻給天主，而不是『失去』一個可愛的女兒。」

她的母親頻頻點頭說：「是的，神父。但是母女連心，那種萬里相思之苦，可能還是難以抹去。但願我的先生在天之靈能夠保護她，或許他會接受這個事實吧！」

等待期間，阿尼絲非常聽話，經常向天主祈禱。她也寫信告訴即將升任軍官的哥哥，她已經決定當修女，哥哥以為她在開玩笑，回信時故意笑話她：「很好呀，你可以去當修女，當一個『異教徒』的修女。算了吧，別作夢了，想一些務實的吧，你不是說過想當老師嗎？」

可是，在家裡的這三個母女則非常珍惜可能是最後的短暫相處時光，每天總有分享不完的話。由於當時通訊不便，加上斯科普里距離查格拉布也非常遙遠，是否能通過入會必須等上一段時間才知道。當然，母親有時候也期待愛女在這段等待期間打消當修女的念頭。

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終於傳來了好消息，羅瑞托修女會通過了她的入會申請。聽到這個消息，阿尼絲和家人相擁而泣，高興的是阿尼絲將如願以償成為一名見習修女，傷感的是從此將隻身遠行，處身遙遠的異鄉，親人見面的機會將越來越少。

離別前夕，母親邀請所有認識的親朋好友和同學為阿尼絲舉辦一次盛大的送別會，會中大家相約在火車站送行時，都不能掉眼淚。有一位表哥送她一支鋼筆，並對她說：「阿尼絲，希望你用這支鋼筆繼續寫詩，同時也期待看到你撰寫有關遙遠旅程的報導。」

出遠門的日子終於來臨了，親友們聚集在當地的火車站月臺上，雖然日前曾相約不哭，但是離別的愁緒一湧而上，大家還是難以控制淚水。阿尼絲依依不捨含淚感謝，並和送行的親友一一擁別，在母親和姊姊的伴隨下，母女三人登上開往查格拉布的火車。

在查格拉布，阿絲尼將和另一位少女貝蒂卡，一起到設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羅瑞托修女會總部報到，並參加修會的受訓課程，再到印度服務。

火車一路經過科索夫、塞爾維亞、赫斯哥維亞，最後抵達查格拉布，她們母女三人很快聯絡上羅瑞托修女會的接待人員和貝蒂卡，並確定前往愛爾蘭的時程。

阿尼絲和母親、姊姊終於到了互道珍重的時刻。阿尼絲和貝蒂卡還要借道法國，再轉往愛爾蘭接受語言訓練，以及學習會規、教義等神學課程。

叮嚀再三，母親百感交集，揮手送走愛女，此刻她可能作夢也想不到母女兩人從此未再謀面。



世界偉人傳記

「如果我們為自己擔心的事情太多了，我們就沒有時間給別人。」

德蕾莎

《前往印度》

出航

阿尼絲抵達都柏林後，一方面認真學習英語、修女會教規、印度文化等課程，一方面也等待印度那邊的入境文件，文件寄達時，不知不覺已過了兩個月，她們終於登上前往加爾各答的瑪恰輪。

到了一九二九年一月六日，阿尼絲和貝蒂卡搭乘的瑪恰輪，在海上已經航行了將近一個月，今天終於抵達印度的恆河河口，剛好也是主顯節，這是紀念東方三聖到伯利恆向小耶穌朝拜獻禮的日子，因此天主教會也將這一天視為是傳道的神聖象徵。這對阿尼絲來說格外有意義，她夢寐以求的海外傳道教區近在咫尺了。

輪船慢慢駛進恆河河口，阿尼絲興奮的站在甲板上眺望，心中澎湃湧動，也有一絲淡淡的鄉愁，回想三個月前才在查格拉布揮別母親與姊姊，現在

真的已到達加爾各答了。

這三個月來的經歷，無不充滿新鮮和刺激，當然也有很多挑戰。她和貝蒂卡離開查格拉布之後，一路上經過奧地利、瑞士、法國、英國、愛爾蘭，沿途看了不少異國風光，體驗了不同的文化衝擊，也看到很多壯麗的大教堂，一面趕路，一面學習適應全新的環境。

此時，她對羅瑞托修女會的了解更多了。她知道羅瑞托修女會的創辦人瑪莉·瓦德修女是一位十七世紀了不起的女性主義者，非常重視教育，主張不僅要教養有錢人家的子弟，也不能忽視窮人子女的教育。教宗保祿二世甚至推崇她的功蹟，可以媲美聖女貞德。她的墓碑銘寫著：「這個人為窮人服務，與窮人人生死與共。」

加爾各答是進入東印度的門戶，三百多年前，大英帝國就在這裡成立東印度公司，作為統治印度的大本營。加爾各答面臨孟加拉灣，地處赤道，白天的溫度相當悶熱，海風也帶來不少溼氣；幸好河岸種植了很多椰子樹，充滿清爽的綠意。

阿尼絲等人抵達加爾各答之後，受到當地羅瑞托修會修女們的熱情歡迎。前來接船的修女高興的說：「一路辛苦了，我們一直祈禱你們平安。現在終於抵達了。歡迎你們加入光榮天主的行列。」阿尼絲也謝謝她們。

不久，她在修道會安排下前往大吉嶺參加避靜，並展開見習修女的學習生活。大吉嶺位於喜馬拉雅山的山麓，是印度最著名的避暑盛地，氣候宜人，景色秀麗，彷彿人間仙境。阿尼絲必須在這裡接受兩年的見習修女養成教育，加強靈修生活，學習祈禱及修會教規、神學和語言等課程。

成為暫時修女

學習的日子過得特別快，經過兩年，見習修女的課程告一段落。到了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五

日，她高興的立下了第一次誓約，成為服事主的修女，誓言將遵守清貧、貞潔和服從的戒規。換言之，她不能擁有個人財產，也要節制個人的物質享受，不能有兒女私情，不能結婚，而且一定要嚴格服從上級長官的教導。

宣誓過後，羅瑞托修女會送給阿尼絲一套黑色的修女服，外加白色面紗和頭巾，作為日後的日常服。同時，她也正式改名為德蕾莎。取這個名字主

要是效法法國的近代聖女小德蘭修女（或稱里修小德蘭）的簡樸精神。

小德蘭修女是天主教的聖女，只活了短暫的二十四年，但是她為人聖潔，謙卑自抑，她的文學造詣極高，文字優美，有如一朵永恆的小百合，留下永不飄散的芬芳。對於天主的偉大，她曾讚嘆：「如果一朵小野花會說話，它一定會坦誠說出造物主對它所行的一切。」

聖女小德蘭年紀雖小，但是洞徹人情世故，在她的自傳裡曾表示：「一個人的偉大，不在於以顯赫事功顯示於人，而在於盡力為善不求人知，就像右手做的，不讓左手知道。」她生前總是以和悅、慈愛的微笑安慰人們的心靈。

小德蘭也曾說：「為了侍奉天主，我可以留在修道院做最簡單、最單調的事情。」這種寧願以最簡樸的方法服事上主的風格，深深吸引阿尼絲。當然，小德蘭的事主忠誠，甘願自謙，以微笑帶給人們最大的喜悅，都深刻的影響了德蕾莎的待人處世。

剛結束見習修女訓練的德蕾莎，不久就被派到大吉嶺的一所教會學校教

書，同時也在附近的一所教會醫院裡幫忙。她在這裡首次面對貧窮和疾病的悲苦世界。

「很多病人走了三個小時來這裡看病，他們的耳朵和雙腳長滿瘡，背部也有潰爛、腫塊。這些都是我以前想像不到的事。」

在聖瑪利亞女校

後來，德蕾莎被派到加爾各答服務。羅瑞托修女會在加爾各答有兩所女子學校，一

所是供窮人子弟就學的恩特利女校，羅瑞托的修女就住在校園內的修道院；另外一所是聖瑪利亞女子高校，是屬於中產家庭子女的學校。這樣的設計，固然是來自於羅瑞托修女會原創始人的個人見解，不過也正符合印度的社會環境。

印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國家，曾經有個著名的國際援助機構表示：「放眼世界各地，從沒有發現一個地方這麼落後貧窮的。」為什麼印度大約有六、七千萬的民眾，處在一貧如洗的慘境呢？因素固然複雜，但主要還是與印度的種姓制度有關。

印度傳統上分成四種階級，第一級是婆羅門，第二級是軍人、第三級是商人、第四種是農人。雖然，印度聖雄甘地爭取獨立後，宣布廢除這種制度。但是它的影響力仍然存在，在印度社會中，不屬於這些範圍的人，生活是非常悲慘的。如果有一個印度人，他的祖先在千百年前曾經做過一件可恥的事，依照印度宗教的判定，他就是卑賤的，這個恥辱也將留給他的子孫，讓他的子孫永遠沒有翻身的機會。甚至不能進店內買東西，只能站在遠遠的地方等著店家將東西丟出來；這樣的人也永遠不能進入伸張正義的法院，永遠活在別人的陰影下。

德蕾莎就在這種階級分明的大環境下，奉命在聖瑪利亞女校擔任老師，教授地理、歷史以及天主教教義要理等課程。她生性活潑，上課時談笑風生，深受學生愛戴，同時又和同事相處融洽，頗受敬重。到了一九三七年五月，她又立了終身誓願，過不久就升任為該校的校長。

離開故鄉十多年來，德蕾莎雖然專心投入教書工作，每天都很忙，但是她並沒有忘記和母親保持聯繫。此時，家人已經搬到阿爾巴尼亞的首都地亞

那。有一天，她寫信給母親：

親愛的媽媽：非常抱歉，離開你這麼遙遠，但是我衷心的希望你永遠快樂、健康。這裡的生活方式跟家鄉完全不同。我在學校教書，感到樂趣無窮。這個學校非常漂亮，我很喜歡。最近升任校長，感謝天主的眷顧，最後，祝你平安。

母親接信後，對於女兒能享受教書的樂趣，也感到無比欣慰，雖然距離遙遠，但是她經常為女兒祈禱，母女兩人精神上仍維繫著緊密關係，她在回信時也不忘鼓勵說：「親愛的女兒：永遠不要忘記你去那麼遙遠的地方，是為了幫助窮人。」

是的，德蕾莎當然不會忘了她是為幫助窮人而遠走他鄉。

德蕾莎到達印度的隔年，被稱為印度聖雄的甘地就開始和平示威運動。三百多年來，統治印度的大英帝國開始受到強烈的質疑，加爾各答在風雲聚

會下，成為印度對抗英國，爭取獨立運動的搖籃。甘地要求政府停徵鹽稅，這正是窮人的心聲，他的追隨者很多在抗爭中犧牲。

到了四〇年代，印度半島的情勢出現巨大的變化，一九四三年，鄰近的孟加拉發生大饑荒，上百萬人餓死，許多難民逃到加爾各答，街上滿是飢餓的遊民。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隊占領緬甸，加爾各答也經常有飛機空襲，學生四處疏散，校園一度成為難民的中繼站。

好不容易等到二次大戰結束，一九四六年，巴基斯坦和印度衝突又升高，回教徒和印度教徒不斷在街頭發生激烈的暴力事件，商品被放火、路人被搶，衝突事件層出不窮，社會極度不安。

處在一連串的政治動盪中，校園的高牆並無法抵擋改革的浪潮，在動盪激烈的期間，德蕾莎甚至冒著生命危險，為張羅學生的食物而四處奔波。許多聖瑪利亞女子高校和恩特利女校的學生家長也都捲入政治衝突。為了避免學生情緒受到影響，學校的老師出面和學生對話，要求大家保持冷靜。出身於被外來政權統治的阿爾巴尼亞裔的德蕾莎，對於印度聖雄甘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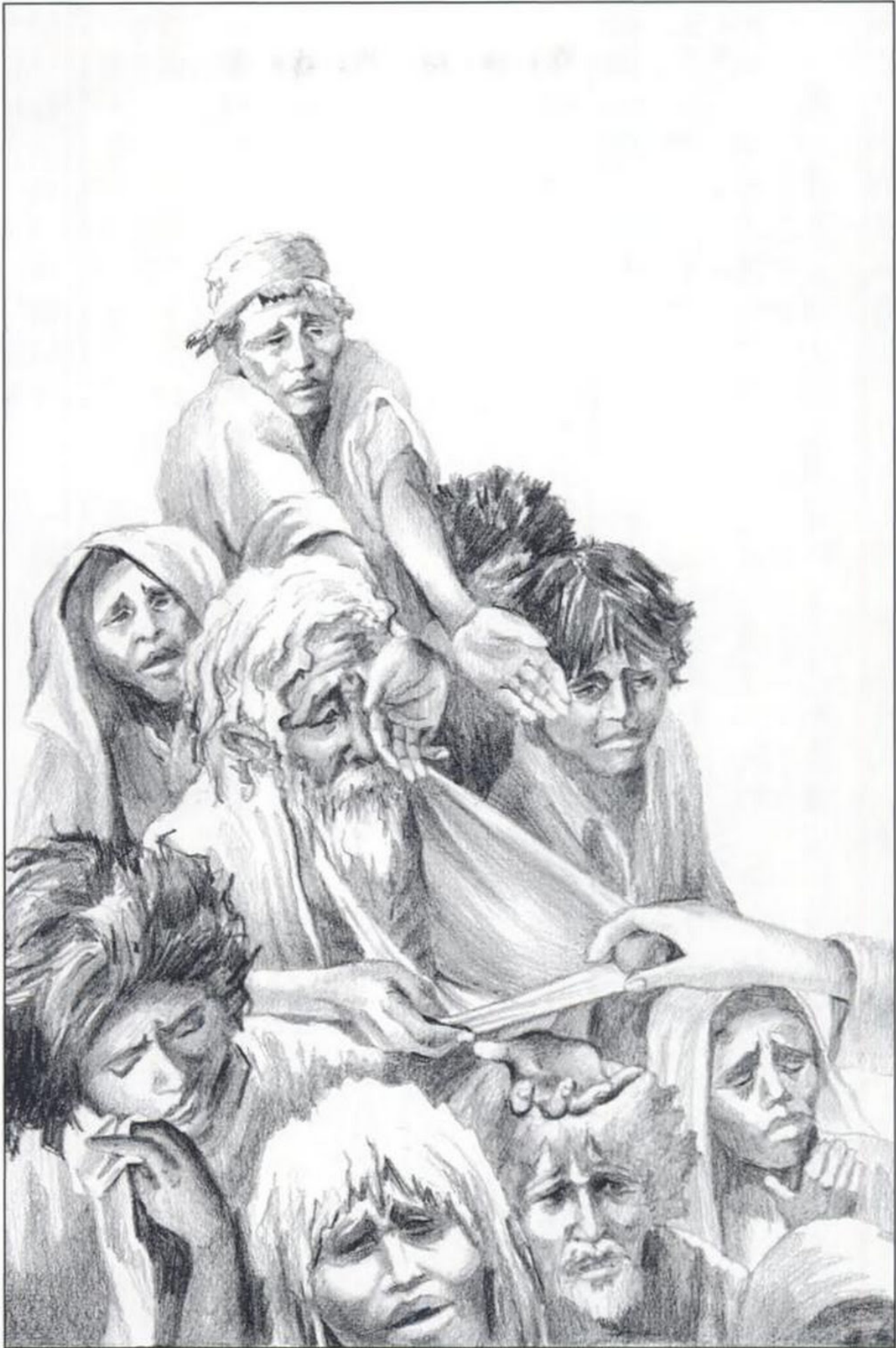
獨立運動顯然寄予同情，但是她也了解戰亂動盪的可怕，因此對於受到戰火波及的傷患、窮人和流離失所的遊民，盡力給予關懷。她教導學生傾聽別人的心聲，也邀請學生一起到恩特利女校附近的貧民區，向那些最窮的人表達關懷之意。

幾次走出校門，親眼目睹加爾各答最貧窮的那一群人的處境之後，德蕾莎感到無比震撼。這時，有些同學因為到貧民窟和醫院服務，親眼看到窮人的慘況，也興起願意當修女，加入幫助窮人的行列。因此，一股為窮人做點事的念頭，開始在德蕾莎的內心激盪翻滾！

有一次，在長達一個星期的大暴動和宵禁中，她獲得修女會上司的同意，出去協助窮人，詢問他們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地方。隨著她和窮人接觸的次數越來越多，想投身救援窮人的意願也更加強烈。這種情緒隨著甘地獨立運動的拓展而澎湃，從未休止。

第一次聖召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德蕾莎在前往大吉嶺避靜的途中，坐在火車上祈禱默想時，腦海不斷出現



那些難民無以為繼的景象，加爾各答的悲慘事件，一一呈現在眼前。突然間，彷彿聽到天主的召喚——她稱之為「召喚中的召喚」。她回憶當時的情形指出：「我聽到天主的召喚，無可比擬的壯觀。這個訊息非常明確。祂要我放棄現有的一切，離開修女會，追隨祂住進窮人中，幫助窮人中最窮的人。這是命令。我知道我要到哪裡，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到達。」

由於這一天改變了德蕾莎後半生的工作方向，因此，她所創立的「仁愛修女會」便將這個重要的日子訂為「神靈啟示日」，共同紀念這個修女會的起源。

剛開始，她並未向別人透露這次神召的訊息。但是她想離開羅瑞托去服務窮人的決心越來越強烈，因此便將第二次神召的情形告訴她的靈修導師范艾瑟蒙神父、耶穌會的亨利神父和羅瑞托修女會的上司。這些朋友和上司都勸她：「多祈禱吧，請求上主給你指示。我們也會為你祈禱。」

隔年的九月間，范艾瑟蒙神父正式向來羅瑞托修道院視察的加爾各答皮爾大主教報告這件非同小可的事，因而引起教會的嚴重關切。

因為德蕾莎是一所女子學校的校長，深受師生的愛戴，又熱心工作。如果她驟然離開修道院和學校，一定會影響師生的情緒，而且一般社會大眾也會質疑：為什麼這麼優秀的人會離開修女會？

當然，當時的教會也考慮到她去當一個獨立修女的安全問題。教會當局認為一位身著印度服的外國修女，忽然走進貧民窟服務，同時又不住在修道院內，會不會受到當地人的排擠？而且政治情勢不穩定，會不會因為民眾的排外情緒，而危及她的安全？

此外，羅馬教廷並不希望成立太多的小修女會，當時加爾各答已經有一個「聖安妮之女」團體，專門負責當地窮人的教育和照顧問題，這些修女服務時，穿著跟印度人一樣，也睡在大宿舍，她們用餐也非常簡單，說當地方言，服務當地的窮人。

但是德蕾莎還是堅持自行出來另創修道會，她認為服務工作必須保持高度機動性，而且她要幫助的對象是窮人中最窮的人，她並不認為會和「聖安妮之女」有所衝突。

在這段向教會當局提出想離開修道院的期間，她也不斷的祈禱，一再思考母親在她小時候經常引用的一段聖經裡的話：

「你為弟兄們最小的那位所做的一切事情，就是為我而做。」

同時，在這段期間，她也嚴守默契，不將自己準備離開羅瑞托修女會的事情，讓學校的師生知道。到了一九四八年二月，德蕾莎在范艾瑟蒙神父的建議下，親自寫信透過德里的梵蒂岡代辦處轉交給教宗庇護十二世，詳細說明她的神召經過，並請教宗裁示。

當年九月，教宗終於同意她的作法，允許她離開修道院，一個人住在外面，但是，她得保持修女身分，堅守清貧、貞操和服從的規約，並接受皮爾大主教的領導。

事後，德蕾莎回想這件事時表示：「當年要離開羅瑞托修女會，我感到非常痛苦，這是一生中最難下的一個決定，比起早年決定離開家鄉當修女還痛苦。羅瑞托修女會是我的一切。」

她還說：「我在羅瑞托修女會學習靈修生活，投入宗教生涯，我透過這

個團體奉獻給耶穌。我喜歡當時的工作，也非常喜歡那些女學生。但是，天主再次召喚時，我只能全心的聽從祂的命令。」

比起羅瑞托修道院內寧靜美麗的花園，外面的貧民區是一片噪音、混亂和惡臭。修道院內有可愛純潔的女學生，外面則是無數骨瘦如柴的老人、奄奄一息的病人、衣不蔽體的幼童，以及雙眼茫然的遊民。

離開時，她沒有同伴、沒有金錢、沒有任何保證，也不知今夜將棲身何處。她心中只想著：「我的上主，現在只有祢。我相信祢的召喚，祢的恩典。祢不會讓我倒下去。」

此時，她走在又髒又亂的街上，空氣中瀰漫著一陣陣酸腐臭味，映入眼簾的層層疊疊的殘破小屋，都是用撿來的破舊木板、塑膠袋或麻袋拼裝出來的違章建築，好像善於嘲諷的藝術家刻意創作的立體大補釘。路邊不少衣不蔽體的小孩，擠在無家可歸的大人中間，爭相向路過的行人乞討。

突然間，冒出來一個瘦弱的身影伸手向她行乞，德蕾莎毫不遲疑的將身上僅有的五塊盧比分了四塊给对方。過不久，又有一位印度教的僧侶捧著一個奉獻箱向她募款，那位僧侶說：「修女，請你發善心，捐一點給失學的孩子，好嗎？」她慷慨的將最後一個盧比放進勸募箱。她開始徹底實踐清貧的生活。

當天晚上，是她入修會以來第一次獨自在外過夜，一時之間分外感到孤單。離開羅瑞托修女會時，總會長曾好意的表示：「任何時間都可以回來，不要在意。」這個誘惑非常可怕。她的信念沒有動搖，卻有一種深沉的無力感。她非常了解自己今後的目標和方向，只是不知道如何進行。她又想起母親當年送別時的叮嚀：「阿尼絲，不要忘了，你是為了幫助最窮的人而遠離

家鄉。」

是的，幫助最窮的人是她的堅持。但是，想幫助窮人，只有親切的微笑或說一些安慰的話語顯然是不夠的。於是她又向天主祈求：

「上主，我的天主，我感到非常軟弱無助，我覺得什麼都欠缺。請祢幫助我，也只有祢才能幫忙我，我的天主。」

她虔誠的祈禱之後，想起靈修導師范艾瑟蒙給她的建議，希望她暫時離開加爾各答一段時間，以免影響師生們的情緒。於是，她決定從加強自己的護理常識開始。

赴聖家醫院

謀定之後，她就前往「美國醫療傳道修女會」設在佩特納省的聖家醫院實習，並接受一些護理課程。佩特納也是恆河沿岸的重要大城，離加爾各答約三百多公里。

到了佩特納的聖家醫院之後，她受到醫院負責人丁格爾修女的熱情歡迎。在那裡服務的修女有很多都是學醫的，有些是外科、婦產科的專家，也有些是護士、化驗技師和營養專家。在這些朋友的帶領下，她很快就投入護理

的見習工作。她有時陪伴病人看病，更多的時間則花在照顧病人和護理學習。她學會打針、給藥和接生。

同時，聖家醫院的修女也依據醫療的專業知識忠告她，儘管嚴守清貧的生活規約，但是也不能苛待自己的身體，不能每天只吃著鹽巴摻米飯那麼簡單的單的食物。

來自澳洲的丁格爾修女，為人非常熱誠，精力充沛。當她知道德蕾莎準備離開修女會找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服務窮人時，也感到無限欽佩。因此她鄭重的勸告德蕾莎說：「如果你讓來幫忙的修女也只吃米飯摻鹽巴，這就是個嚴重的錯誤；不用多久，那些修女可能會一個一個倒下去，一病不起。」

她又說：「如果這些年輕的修女營養不夠，她們怎麼做事？她們怎麼有力氣服務人群？你要她們年紀輕輕就因營養不良而死去呢？還是希望她們能健康的為主做事？」

丁格爾修女很明確的告訴她：「你們一定要攝取足夠的營養，而且不能有一餐不吃。此外，每天一定要換洗衣服，工作完畢一定要徹底洗澡。這些

都是最基本的衛生守則。」

丁格爾修女這一番話，給了她很大的警覺，使她打消原來單純的想法，讓來幫忙的修女們吃得夠營養、夠份量，而且不得折扣。

學習護理課程的期間，她遇上了一位願意追隨她奉獻給窮人的比利時戴克爾小姐，這位小姐因為肺病住院，命在旦夕，德蕾莎對她細心的照顧，當她聽了德蕾莎的救貧計畫後非常感動。等病情好轉，她投入德蕾莎的服務行列，成為德蕾莎的左右手，曾負責垂死之家的主管工作。

經過三個月密集的學習，她學會了一般人可能要花兩年才能完成的護理課程。十二月間，她動身回到加爾各答。

加爾各答貧民窟

從佩特納的聖家醫院回到加爾各答後，穿著一身廉價白色藍邊印度沙麗的德蕾莎出

現在亨利神父的教堂。

「神父，你還認得我嗎？」德蕾莎問。

「當然，德蕾莎修女。」亨利神父一眼就看出來。

「你知道莫太黑爾貧民窟在哪裡嗎？」她問。

「什麼？你不知道在哪裡？就在你以前任教的學校圍牆後面呀！」

亨利神父請了一位在教堂工作的太太帶領著德蕾莎前往那個貧民窟，她很快就在那裡找到一間出租房間。

住進臨時租來的房間後，德蕾莎努力思索如何接近窮人？她看到河邊有些全身髒兮兮的孩子在玩耍，於是走過去招呼他們，並為他們洗澡，很快就跟這些窮人家的孩子談得很開心。

教窮人小孩識字

她深知對孩子的將來而言，識字是一切的開始。會讀、會寫、會一些簡單的算術，

才是改善生活的起步。另一方面，她每次上課也都會強調個人衛生習慣的重要性，並教導他們如何洗頭、洗澡、梳頭髮等等。

她沒有黑板、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粉筆，只好請人將附近的一塊草皮清理乾淨，以大地為黑板，拿起一根棍子在泥地上寫字母，教孩子們認字。

第一天，只有五個孩子來上她的課，但是德蕾莎修女教孩子認字的消息傳開後，以前被德蕾莎教過的學生也前來幫助她，五、六天後學習認字的孩子增加不少，再過幾天，開始有人在附近的樹下搭起簡單的帳棚，已經有三十多位孩子來上課了。

對於學習表現良好、保持整潔、經常上學的孩子，她就送他們一塊香皂作為獎勵。學生們除了生病或家裡有事，大都會固定來上課，他們的臉越來越乾淨，笑容也越來越燦爛。家長對這些孩子的態度也有了改變，不再像以前一樣動不動就打罵。

這段時間，德蕾莎對窮人世界才開始有了認識。有一次，德蕾莎走在街上，碰上一位皮膚黝黑的小孩跟她說：「好修女，請給一點東西。」那個孩子只有一條腿，手拄著柺杖，完好的那條腿似乎也受傷了，正流著血。德蕾莎取出背包的藥袋，準備幫他擦藥，那個孩子還是比劃著想吃東西的樣子，德蕾莎身上沒有錢，只好說：「好孩子，我是個窮修女。讓我幫你的傷口塗上藥吧！」當她彎腰要幫他塗藥時，那個小孩子突然說：「這個給我。」說

時遲，那時快，他搶了一些藥拔腿就跑。這個突如其來的動作，讓德蕾莎嚇了一跳，也跟後面直追。

那個孩子跑進一間破舊的小屋，德蕾莎在門口張望，只見屋內陰暗，好像有婦人躺在一張床上，旁邊還有一大一小孩子，三個人都眼神無光，瘦得不成人形。她看到剛剛那個拄著拐杖的小孩，把搶來的藥品放在婦人的手上。

德蕾莎一面走進屋內，一面出聲招呼：「對不起，打擾你。」那個孩子無處可躲，只能緊張的望著她。德蕾莎跟那位臥病在床的婦人聊了起來。

原來，拄著拐杖的孩子叫做巴布，只有八歲。他的母親得了肺病，旁邊兩個孩子也很虛弱。德蕾莎當時沒有錢可以幫忙他們，只能送他們隨身攜帶的維他命。那位婦人一再向德蕾莎說：「非常謝謝你。不過，我們家後面還有一位老婦人也病得不輕，請你也幫忙她，好嗎？」她的心地這麼善良，自己病得如此嚴重，還忘不了關懷和她一樣受病痛折磨的鄰居。

巴布的母親由於長期病痛，不久就過世了。巴布的父親眼看著三個孩子

失去母親，自己又沒有工作，一時不知所措，於是帶著孩子們回去找德蕾莎修女幫忙。

「請你收容這兩位較小的孩子，讓我和巴布到街頭乞討。」話沒說完，這位比實際年齡還蒼老的父親已經淚水滿眶，無法再說下去。德蕾莎心想，剛好她們也缺乏人手，索性讓巴布和他的父親留下來，一家人既可以彼此照顧，也可以分擔一些修女們的工作。巴布父子聽了這個消息，感到無比歡喜。

有些人認為德蕾莎身为一校之長，卻跑來教導窮人家孩子認簡單的字母，和維護個人衛生習慣，是大材小用。而且她財力有限，救助窮人的效果並不明顯。

但是，她可不這麼認為。她覺得讓孩子們被尊重，讓窮人知道有人關心他們是非常重要的事。她一定要讓這些孩子和窮人知道天主是愛他們的。

她也知道憑她個人的力量，成果不會很快呈現，她真的需要更多人組成堅強的團隊投入這項工作。事實上，她過去教過的學生受到她的感召，也正

陸續跟著投進濟貧的行列。

第一位追隨者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一位曾經受教於德蕾莎的家境富裕學生蘇巴西尼來敲她的門，她出來應

門時，這位學生說：「修女，我想加入你幫助窮人的行列。」

德蕾莎聽了很高興，但她還是鄭重的問這位學生說：「如果這是天主對你的呼喚，我就不可能拒絕你。像你出身在這麼富裕的家庭，穿著又這麼考究，想參與幫助窮人的工作可能會比較困難。你知道這個工作相當辛苦，必須徹底的清貧，你有心理準備嗎？」

德蕾莎為了考驗這位棕色皮膚、明眸皓齒的孟加拉籍女學生，又說：「你的善心非常可貴，不過，我還是要強調這份工作非常艱辛，需要一輩子完全付出，你可以先回去多祈禱，再作最後的決定。我也會為你祈禱。如果你真的下定決心，聖若瑟節時再回來。」

蘇巴西尼說：「好的，我先回去再慎重考慮。」
經過十多天，聖若瑟節那天，她又回來找德蕾莎修女，這一次她將身上

的戒指全部拿掉，穿著樸素的紗麗，肯定的告訴老師說：「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德蕾莎聽到這位學生的話，帶著感恩的心，轉身面向天主的肖像，禱告說：「親愛的耶穌，感謝祢。祢終於送人來了。我遵守對祢的承諾。謝謝祢的善意。」

德蕾莎修女將自己的名字送給她，稱她小阿尼絲。這位小阿尼絲後來成為德蕾莎的分身，只要德蕾莎離開加爾各答，所有會務幾乎都由她代理，很長的一段間都是德蕾莎修女的重要助手。

蘇巴尼西的加入，讓德蕾莎的信心倍增。同時，來幫忙的學生和熱心的社會人士也越來越多，使得原本的住所開始不敷使用；她必須找一個比較寬敞的地方來安置這些工作夥伴。

德蕾莎在貧民窟附近找了一整天的房子，大半的住屋都非常狹小，裡面又擠滿蓬頭垢面的老老少少；地上也沒有一處是乾淨的，不是牲畜的大便，就是排水溝溢出的汗水。於是，她只好請教區神父范艾瑟蒙幫忙找。



經過這番折騰，德蕾莎更深一層了解窮人的處境，她只花一天的時間找房子，都已經筋疲力盡，那些三餐不繼的遊民，每天都要重複經歷尋找住處的折磨，他們的勇氣實在令人不得不驚嘆和佩服。

范艾瑟蒙神父接到德蕾莎的請託之後，便將這個消息散布出去，請教友協助找尋。

房東參與服務行列

住在海灣路的戈麥斯聽到消息後，主動未收分文的借出家裡的二樓，這個義舉

讓德蕾莎的事業又向前邁出一大步。

不僅如此，戈麥斯的家人也開始加入服務窮人的工作，成為修女們的好朋友和好助手；他的八歲女兒和他的姪女也常陪德蕾莎修女出門辦事。

有一次，戈麥斯的女兒和姪女跟德蕾莎修女出去時，發現一位婦女因為付不起八塊盧比的房租而流落街頭，站在傾盆大雨中，用一隻手臂試圖為孩子遮雨。她的孩子貼在她的胸口，病懨懨的發著高燒。雨越下越大，馬路上的積水越來越高，那位婦女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僅有的家當被水漂走。德蕾莎

便先送戈麥斯的女兒和姪女回家，再回到現場幫忙安頓那位婦人。

受助的人擴增後，需要的醫療藥品也隨之增加。風聞德蕾莎熱心幫助窮人的事蹟後，雖然有人送來不少食物和其他救濟品，但還是有青黃不接的時候。

有一次，為了籌募送給窮人的藥品，房東戈麥斯陪著德蕾莎到一家藥房勸募。藥房老闆推說無法幫忙，德蕾莎就安靜的站在那裡，口中不停的誦唸玫瑰經，後來老闆終於打包一大盒藥品送給她。

德蕾莎幫助窮人的工作不斷的成長，加入救援行列的學生和社會人士也持續增加。到了當年的五月間，她寫信給一位在歐洲的朋友：「你一定很高興聽到我現在有了三位夥伴，她們都充滿熱情。我們目前服務的貧民窟有五個地方。那裡的孩子雖然衣不蔽體，全身髒兮兮的，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們渴望我們去的眼神，他們非常可愛、善良。我相信你會為我們祈禱，讓更多的修女和志工加入這個團隊。如果有二十個修女，我們的工作一定會做得更好，請在聖母瑪利亞前為我們代禱。」

到了一九五〇年底，德蕾莎又寫信給朋友說：「你知道我們現在有七位夥伴，再過幾天將有第八位加入。我們的工作慢慢在成形中。請向天主代禱，早日實現我們的計畫。」

德蕾莎和其他修女們都非常賣力的工作，每天早上四點半就起床，開始個人祈禱，然後望彌撒，八點便分散到各個貧民窟工作，中午又回到住宿的地方一起吃飯。

下午，修女們一起上課，非常安靜。晚飯後是休閒時間，修女們開心的交談、開心的唱歌，玩團體遊戲，熱烈到幾乎快將屋頂掀掉。等到晚禱的時間，整個住處又安靜下來。

當時，在戈麥斯的二樓房子裡，德蕾莎有一間自己的房間，修女們也有一間大宿舍，其他則空下來給收留的病患暫住。由於修女可能被傳染疾病，所以也預留了一個小房間給她們養病用。後來加入的修女增多，收留的病患也增多，簡直到了人滿為患的地步，亨利神父便協助他們在頂樓加蓋了幾間浴室，以減少生活上的不便。

有一次，擔任修女會靈修導師的亨利神父到修女會的餐廳吃飯，發現每位修女面前的碗盤都有好多的食物，德蕾莎還下令大家要將自己那份食物吃完。亨利神父擔心的說：「現在大家都有飯吃，隨著加入的人數日漸增多，恐怕不久後，食物就不夠了。」

有一名新進的修女聽了之後，說：「這一天永遠不會來臨。既然服務窮人是天主的旨意，我們為祂工作，就不會沒有飯吃。」

聽她這樣信心滿滿的言語，神父也忍不住欣慰的笑了。

德蕾莎離開羅瑞托修道會已經兩年，先後有十二位以前教過的學生願意追隨她，她帶領的團體正日漸壯大。此時的她更加忙碌，其他的修女入夜休息時，她經常獨自一人挑燈夜戰，一面寫信、一面記錄工作心得，規畫未來方向。她也想到：「為長遠之計，我們需要一股偉大的力量，這只有修會生活才可能達成。」因此，她也抽空撰寫將來成立修女會的會章，闡明宗旨，以及行為規範，以廣召有意濟貧的少女加入她的工作團隊。

梵蒂岡教廷認可

她在撰寫修會會章時，也獲得亨利神父、范艾瑟蒙神父的大力協助，這兩位神父對會章的內容能否獲得羅馬教廷的認可，顯然比德蕾莎更熟悉，最後，草擬的會章由赫利萊瑞神父完成潤稿，才呈送加爾各答大主教，並轉呈羅馬教廷，由教宗作最後的裁定。

到了一九五〇年十月間，終於傳來好消息。

德蕾莎修女：

你們的工作是神的恩典。

從今以後，你們的組織將正式成為加爾各答教區中的一個修會，希望你們的工作帶給窮人福音。

願上主賜福你們。

羅馬教宗

她們選在十月七日作為創會的日子，並取名為「仁愛傳教修女會」。當天大家齊聚在祈禱室，由加爾各答大主教主持盛大彌撒，熱烈的慶祝成立修會，儀式進行之際，並由亨利神父宣讀修會會章。會章中除了要求修女們必須遵守清貧、守貞和服從三願之外，最重要的第四願，就是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服務。

仁愛傳教修女會的成效卓著，引起羅馬教廷高度肯定，一九六五年二月一日，這個修會便直接由梵蒂岡教廷管轄。可見當時教宗保祿六世對德蕾莎工作的重視。她表示：「一個新修會成立十五年，就歸入教廷直接管轄，這簡直是奇蹟。這份殊榮實在來得太快了，很多修會都要經過三、四十年，才有可能獲得這項榮譽。」

從此，德蕾莎領導的仁愛傳教修女會正式邁向國際化，在世界許多地方都有分會；包括臺灣在內。



世界偉人傳記

「讓我們的雙手，帶給人們賴以維生的麵包、關愛、和平與喜悅。」

德蕾莎

《一生的事業》

光榮天主

「我在每一個人的身上看到天主，當我幫麻瘋病人清洗傷口時，我感到自己在照顧天主，這不是很美好的體驗嗎？」一生心力完全奉獻給窮人的德蕾莎，一九七四年接受一項訪問時這樣表示。

一九八四年，她在美國華府接受另一次訪問時也指出：「當我看到這裡的浪費，我的內心感到憤怒，我並不是為自己而憤怒，而是看到衣索匹亞饑民的處境後，無能為力的憤怒。」

此外，她還說：「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光榮天主，我們不是社工人員，也不是老師、不是護士，也不是醫生，我們是一群為耶穌工作的修女。我們藉著服務窮人，以光榮天主。我們的祈禱、工作、受苦，一切都是為了耶穌。除此之外，別無其他動機。這一點是一般人所不了解的。我一天二十

四小時都在侍奉耶穌，無論我做什麼事都是為了光榮祂。天主賜給我力量，我透過服務窮人敬愛祂。」

她也說過非常有名的一句話：

沉默的果實是祈禱，
祈禱的果實是信仰，
信仰的果實是愛，
愛的果實是服務，
服務的果實是和平。

這些話，都是她一生中為窮人服務的寫照，也是從實際服務工作中所擷取的智慧語言。換句話說，服務窮人是她的大愛實現，而實現大愛的力量源泉，則來自祈禱和信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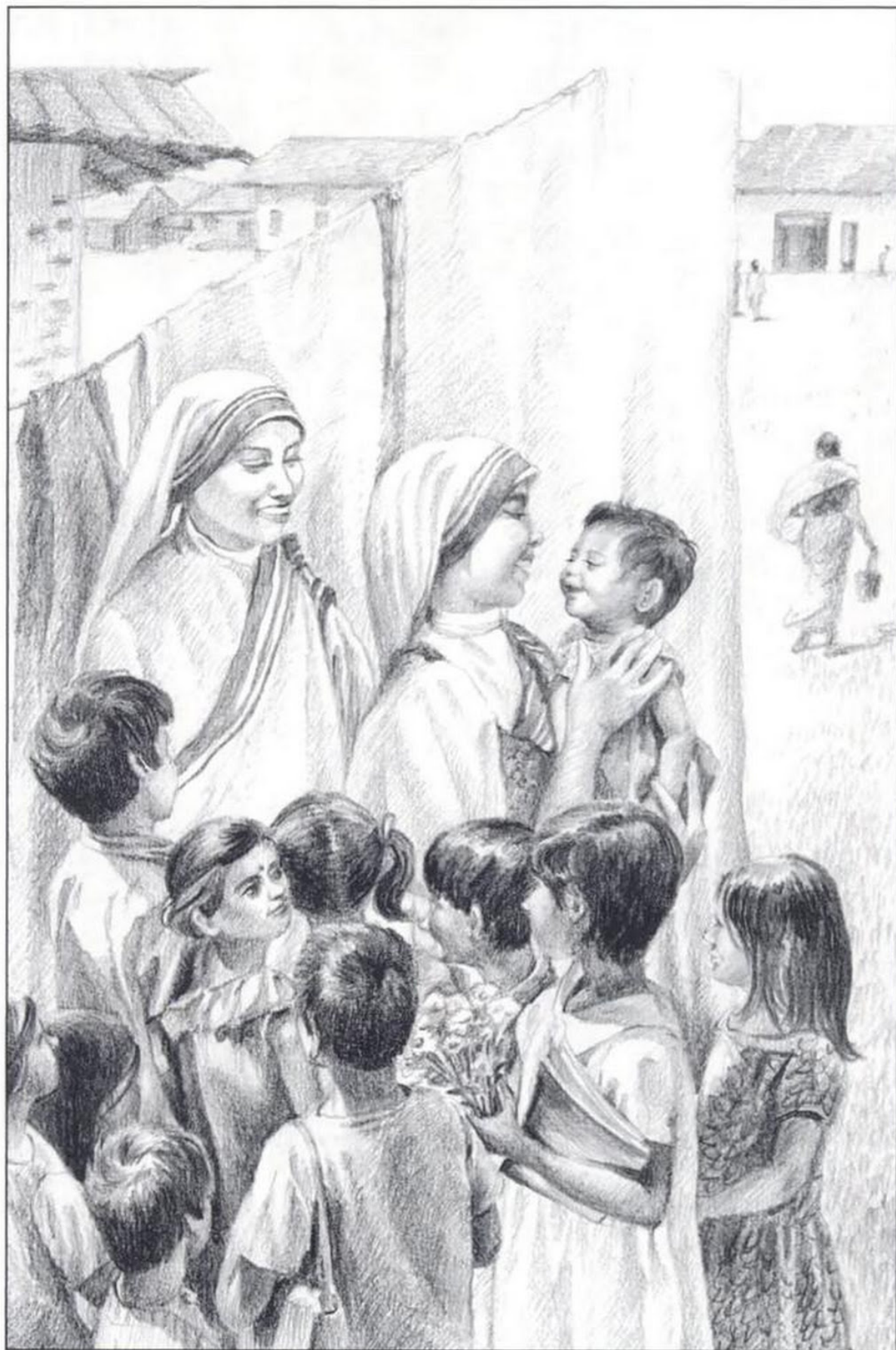
兒童之家

德蕾莎修女幫助窮人的工作，最早是從教育窮人家的小孩開始，剛起步時，她孤軍奮戰，用肥皂幫孩子洗澡，在草地上教孩子認字。搬遷到海灣路以後，漸漸有人將棄嬰放在她們住處門口，此外，有些是修女們從垃圾堆或路邊撿回來的，也有些是從醫院、監獄、警察局等機構轉送進來的，他們都是被父母遺棄的孩子。於是，「兒童之家」誕生了。德蕾莎說：「我們為孩子準備的床位永遠不會缺少。」

有時候修女們從街上抱回來的棄嬰太多了，常常兩、三個嬰兒擠在一張小床上，但是，修女們永遠不會拒絕棄嬰。縱使對那些虛弱得毫無痊癒希望的棄嬰，也照樣竭盡所能的照顧。德蕾莎的理念是：在每一個人生命最後的階段，不管是年長或年幼，都必須給予關愛與溫情。

令人振奮的是，有不少棄嬰經過修女奮力搶救和細心的照顧後，終能穿越死亡關卡，逐漸成長茁壯，這些孩子都是德蕾莎和修女們最快樂的禮物。

修女們為這些孩子洗澡、餵食，為他們療傷、止痛，給他們無限的愛與關懷，她們擁抱孩子，和他們玩耍，讓孩子們知道有人關愛他們。修女們將



每一個孩子都視為獨一無二的寶貝，不管這些孩子是否滿身瘡疤、是否營養不良、瘦骨嶙峋，也不管他們是否需要打蛔蟲、或需要除蟲子……都獲得同樣的待遇和尊重。

由於海灣路那邊的空間實在太小，無法容納修女們和她們所收留的棄嬰。於是，她們搬到距離戈麥斯房子不遠的下環路五十四號A，並以此地作為仁愛傳教會的永遠會所。這個地方後來成為全世界最有名的慈善機構，也是被稱為「媽媽屋」的地方。

出售下環路五十四號A給仁愛傳教會的人，是一位在印度司法機構工作的回教徒，他開出的價格相當合理，但是德蕾莎的錢還是不夠，最後由當地的教會買下後，再轉給德蕾莎使用。

仁愛傳教會修女會從海灣路遷到下環路，幫助棄嬰的工作也越做越多元化，甚至還為孩子尋找領養人，法國人在這方面表現尤其出色。他們常常收養有嚴重缺陷的孩子，讓孩子們享受家庭的溫暖。當然，有些極度缺陷的孩子便由修女們照顧一輩子。

目前，仁愛傳教修女會在印度共有四十個以上的「兒童之家」，海外的分會也設立「兒童之家」，被收容的孩子有不少順利完成學業並成家立業，成為社會上傳播愛的人。

德蕾莎的兒童之家，有許多美麗動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對祖孫，祖母年邁，身體狀況又差，想到自己過世後，孫子將無人養育，於是，便託給修女。修女們欣然接下這個小孩，擔負起教養的工作。這個孩子從小逢人就說：「長大以後，要當神父，像德蕾莎修女一樣，一輩子做幫助窮人的工作。」真的，他後來成為一位為主工作的神父。

德蕾莎愛護小孩，除了廣設兒童之家外，有時候碰上緊急事件，也會義無反顧的出面說項，一九八二年，貝魯特被困時，在前線醫院內有三十七位兒童身陷重圍，她出面斡旋，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游擊隊停火，由她進入圍城，將那些兒童帶到安全的地方。

垂死之家

此外，德蕾莎也成立「垂死之家」，又稱為「清心之家」。談起「清心之家」也有一段令人動容的故事。

從「垂死之家」的催生過程中，不只看到德蕾莎悲天憫人的偉大胸襟，同時也看到她積極的個性，以及她對當地文化的高度尊重。

創設「垂死之家」的機緣，發生在仁愛傳教修女會搬進下環路住所之前的幾個月。有一天，德蕾莎走在加爾各答的街頭，發現一處下水道邊有一位奄奄一息的老婦人倒臥在路旁，看起來相當可怕又可憐，全身大半的肌肉被老鼠咬傷，身上爬滿了螞蟥。

德蕾莎趕緊扶起那位有氣無力的老婦人，送到附近的醫院，可是卻被醫院的人員拒絕。醫院當局原以為德蕾莎會就此走人。沒想到剛毅不屈的她又將上次在藥店勸募藥品的那一招使了出來，她站在那裡不停的唸玫瑰經，就是不走。最後，醫院當局終於屈服，撥出一個床位，讓這位老婦人躺著。但那位老婦人已禁不起折騰，在她的眼前一步步走向死亡。

面對這一幕，德蕾莎心中想著：「為什麼人們對待家裡的寵物可以那麼關愛，卻對垂死的病人如此冷漠？」

當時加爾各答的人口大約有八百萬，其中約有二十萬是遊民，吃、喝、

拉、撒、睡全在街頭解決，非常容易受到疾病感染而病死街頭。德蕾莎看到的這位老婦人，只不過是這座城市的一個小縮影罷了。

德蕾莎目睹這些幾乎天天在街頭上演的悲劇，內心感到無比沉痛。她當然知道修女們帶著無依無靠的垂死病患求醫時，醫院並不是每次都願意配合照顧。有時候有些醫院就是堅持不肯收留，修女們為了及時拯救垂死者，只得帶著他們緊急轉院，可是，到了另一家醫院，往往還是被拒於門外。甚或在轉送過程中，遇到拒載的計程車司機時，修女只好借來推車，繼續轉送患者到另一家醫院，如此輾轉折騰，往往不少垂死者就此命喪街頭。

當然，醫院當局可能也有他們的苦衷，或許真的無法騰出床位，或許送來的是帶有傳染病或需要長期照顧的病患，使得醫院也無能為力。為了徹底解決這種困境，德蕾莎決定專程走訪加爾各答市政府的衛生主管。由於不久前她才正式取得印度公民的身分，因此她告訴承辦的主管說：「我能不能以

『國民』的身分，為我國人民說一些話，做一些事？」

那位官員聽到德蕾莎鄭重而嚴肅的語氣，趕緊回話說：「德蕾莎修女，

辛苦了，請問有何指教？」

德蕾莎簡短的敘述修女們在轉送病危貧民的過程中，遭遇被醫院拒絕的各種慘況。「所以，我們的市政府是不是可以提供一個地方，讓我們好好安置那些被人遺棄的垂死貧民。只要政府能提供場所，其他的事情可以由我們的修女負責完成。」

德蕾莎接著又談到這所「垂死之家」的運作構想，那位官員被她的堅持和愛心感動，因此提出兩個場所供德蕾莎選擇。

德蕾莎選了卡莉神廟附屬的香客招待中心，作為安置昏迷不醒、垂死遊民的地方。這個香客招待中心有兩個大廳，因為年久失修，破爛不堪，早已成為毒販、妓女出沒的地方。

這個選擇顯示了德蕾莎高度的包容與通達，因為在多數信仰印度教的加爾各答市民心目中，卡莉女神是一位神威顯赫的守護神，所以垂死的貧民被送進卡莉女神的庇護所內，內心自然較為安定祥和，有一種落葉歸根的踏實感。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加爾加答市政當局正式將卡莉神廟香客中心移交給德蕾莎，並改名為「垂死之家」，孟加拉語的意思就是「清心之家」。同時也開始收容垂死的貧窮病人。

這座「垂死之家」共有兩個大廳，分別安置男、女患者。每個大廳有三排床位，靠牆的兩邊高出地面甚多，是長條形的磚垛，中間那一排較低，垂死者安置在鋪有床單的床位上，每廳大約可以安置七十多名患者。

但啟用不久即遭到印度教徒強烈的反對。有些印度教徒認為德蕾莎將「垂死之家」設在那裡，是為了傳教，有些較為激烈的分子甚至揚言抵死抗拒，一度計畫要謀害德蕾莎修女。

後來，因為一位印度教僧侶在病危之際，遭人遺棄，幸好被仁愛傳教修女會的修女發現並加以照顧。這位僧侶臨終前感動的說：「我以前信仰的卡莉女神，只是一個偶像。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們，這位德蕾莎修女確實是我親眼所見的活神。」這件事情傳開之後，印度教對德蕾莎設立「垂死之家」的疑慮和誤解才冰消瓦解。

不分貴賤，每個人終有一死。德蕾莎堅持的就是，一定要讓垂死的貧民感受他們仍然受到尊重，仍然是有價值的人。

固然修女們都將死亡看做「和上帝再見面」，不過她們也很尊重每個人的宗教信仰，譬如，在處理臨終儀式時，如果垂死者是印度教徒，她們會為他潑灑恆河的水；如果是回教徒，她們會為他誦念可蘭經；如果是基督徒，她們會他舉行基督教的儀式。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在「垂死之家」走完人生最後一程的人不計其數。在這裡可以看到人性中最光輝聖潔的一面，充滿真愛和溫暖，修女和志工們如同家人般照顧這些垂死者，將垂死者當作耶穌一般；餓了，給他們餵食，渴了，給他們水喝；還有氣力說話的人，修女會聽他們傾訴；膽怯的人，修女會牽著他們的手，讓他們不感孤單。

有一位病得非常嚴重被送進「垂死之家」的窮人，全身消瘦，滿身污垢，青筋畢露，肋骨突起清晰可數，一條腿還長了瘡疽，瘡口流著膿血。她被修女們的善意弄得很難為情。「我身上的氣味很難聞，傷口又長蛆，你怎麼



忍受得了？」修女據實回答說：「味道的確是不怎麼好聞，但是你承受的痛苦比我多，我怎能計較這些？」

像這樣狼狽不堪的垂死者，幾乎天天都有，修女們從馬路上、排水溝、垃圾桶或醫院附近發現後，用修女會的或市府的救護車載運回來。不論是被老鼠咬過、或爬滿螞蟻、或沾滿穢物、或白骨脫落……的人，在柔和光影下的「垂死之家」，經常顯得出奇的安靜，只偶爾有些痛苦的號叫和呻吟。在修女妥善的照料、輕聲細語的安撫下，死亡似乎不那麼令人膽戰。

幾十年來，「垂死之家」已擁有自己的醫生和護士，也自備了救護車，迄今被抬進「垂死之家」的窮人，大約有四萬人，男女老幼都有，有的活像骷髏，透明的皮膚就像紙一樣，薄薄的貼在骨架上；有的全身長了疥瘡，膿血發出難聞的臭味，但是他們在這裡都受到尊重，修女們對他們視同親人，為他們清洗傷口，洗澡洗頭、擦拭身體、換上乾淨的衣服、餵食熱食，或讓他們接受醫療服務。

在這四萬人之中，大約有半數左右在修女們的陪伴下，安詳的走到人生

的終點，也有半數左右的人，幸運的掙脫死神的眷顧，由修女們安排重回工作崗位，或轉介到可以安穩生活的地方，展開另一段新生命。

這麼多年來，運作這個龐大工作的能量，除了仁愛傳教修女會的修女付出的愛心和耐心，許多深受德蕾莎精神感召而加入志工服務的民眾也功不可沒。他們無私的幫忙擦地板、洗東西、煮飯、搬運屍體等許多雜務。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志工，都以曾經和修女一起工作為榮。

修女們數十年來無私的奉獻，使得「垂死之家」的聲名遠播，至今已成爲加爾各答旅遊的觀光重點。有人說：「到義大利旅遊，如果不到梵蒂岡教廷，等於未到過義大利。」同樣的，到了加爾各答旅遊，如果未到「垂死之家」參訪，等於入了寶山，空手而歸。

曾經在「垂死之家」短暫義務打工的前靜宜大學校長李家同，在他的一篇名為《讓高牆倒下吧》的文章中，談到他在「垂死之家」幫忙搬運屍體的情形，他說在火葬場看到大烏鴉飛來啄食年輕死者的屍體，令他驚悚不已，久久不能自己。回到「垂死之家」，在修女的引導下進入教堂祈禱時，他忍

不住熱淚盈眶，也體悟了德蕾莎「因愛成傷」的大愛名言的意義：

「一顆純潔的心，會自由的給，自由的愛，直到它受到創傷。」

痲瘋病之家

德蕾莎領導的仁愛傳教修女會不斷的成長，到了有五十位修女加入她的行列時，服務範圍也擴及

痲瘋病患。

一九五七年，有一天有五位痲瘋病人出現在下環路仁愛傳教修會總部的門口，他們向德蕾莎表示：「我們原來都有工作，得了痲瘋病之後，家也回不了，只能行乞苟活。」從此，德蕾莎服務的對象增加了痲瘋病人。

當時，印度有不少痲瘋病患，卻無人理會。痲瘋病也叫做臘燭病，是由一種桿菌引起。這種病菌很小，最常侵犯周邊神經和皮膚，一旦進入人體，平均大約三年至七年會病發，並不是遺傳性疾病。痲瘋雖然盛行於熱帶國家，但不是氣候造成的，因為寒帶國家一度也非常盛行。

痲瘋不是容易傳染的疾病，大約九成的人具有自然免疫力，只有少數的痲瘋接觸者會產生症狀及徵候。因為感染者抵抗力的強弱不同，痲瘋的臨床

徵兆，可以從一個或數個不明顯的斑塊到全身結痂或腫塊。由於癩瘋桿菌喜好人體體溫較低的部位，因此，徵兆通常會出現在臉部、耳朵、眼睛和手指，罹患癩瘋之後，患部的觸覺、溫覺和痛覺會喪失。

傳統上一般人都將癩瘋病人視為天譴，所以社會對這種人大都加以拒絕。一旦罹患這種病，只好離群索居，即使原來是富裕人家或學者，都同樣受到排斥。

還有誰會比這些被迫離開人群的病人處境更為艱難？可是，德蕾莎仍將他們視為基督的化身，天主的子女。她開始走向與世隔絕的荒涼山邊或水涯，或是深入庭院密室，尋找躲在陰暗角落的癩瘋病人。

當她經過重重障礙和垃圾堆，來到人煙稀少的荒山原野，發現癩瘋病患的身影時，那些病人卻躲了起來。德蕾莎問：「朋友，你們為什麼躲避？」

「我害怕，我感到丟人，因為人們會辱罵我，拿石頭丟我。」

「我變得很難看，手指只剩兩根，腳趾頭也潰爛，半邊臉扭曲了。」

「我以為你要把我抓進監牢裡。」

「我原來是上班的職員，收入不錯，發病之後，警察要我不能住在原來的地方。」

四、五個人看到德蕾莎善意溫暖的眼神後，才一點一滴吐露心聲。隨著這些人走進破舊的拼裝小茅屋時，她甚至發現有人蓬頭垢面、雙眼無神的在地上爬行，用雙手撐著殘缺的身體繞圈，口中喃喃自語，顯然痲瘋病帶來的壓力，使他失去面對現實的意志和勇氣，導致精神崩潰。

德蕾莎和痲瘋患者深入交談之後，更了解一般人的無知，因此，她一方面對病患提供服務，一方面也展開對民眾的教育。她指出：「痲瘋是一種病，不是天譴，而且是可以治療的病。」儘管剛開始社會大眾對此反應並不熱烈，不過德蕾莎還是堅持理念，對加爾各答的市民大聲呼籲，並發起「以愛心對待痲瘋病人」運動，終於募得善款和捐贈，成立了專門收容痲瘋病人的「和平之城」。經由受過特別醫療訓練的修女帶領他們學習工作技能，為他們創造就業、就學的機會，將他們從人間煉獄，帶到和平之屋。

德蕾莎對痲瘋病人的服務是採取「行動診所」，而不是設置有醫療總部

，因為高度組織化的醫療機構，必須耗費可觀的金錢和人力，不是當時修女會所能負荷的。因此她讓幾位修女組成醫療小組，帶著醫療藥品，進入麻瘋病患出沒的地區服務。

最早訪問過德蕾莎，同時也使得她的事蹟廣為人知的英國名電視主持人麥高理，在跟隨她走訪麻瘋村之後，表示：「我參觀麻瘋之家時，曾有三種情緒轉變，首先是帶著憐憫的厭惡感，繼而是純粹的同情，最後是超越同情的感受。我深深覺得，這些一無所有的棄嬰、垂死者以及身體殘缺的麻瘋病患並不可憐、可厭。他們好像我的知交故友。我願意撫摸他們的亂髮和他們殘缺的肢體，或將受到蔑視的孩子抱入懷裡。我相信這是基督的奧蹟，因為他說過：『為我的小弟兄所做的，就是為我做的。』、『接受這樣的孩子，就是接受我。』」

其他慈善工作

仁愛傳教修女會也在印度的許多大城市設置窮人供食站，每天提供無家可歸的遊民、無人照顧的老人一些基本的食物，讓這些弱勢者有一個可以免費吃飯的地方。它像

家庭一樣，成員可以相互照顧。在基督教或東正教的重要節慶時，供食站也會加菜，使這些人更能感受到社會的溫情。

有一次印度西孟加拉省的省政當局向德蕾莎表示，請她幫忙處理一些因賣淫而被關進監獄的女犯問題。這個提議引起她對犯人的關懷。她說：「照顧監獄中的犯人，是天主贈送的美好禮物。」她創設了一個再生院，由五十多位神父和二十幾位志工一起為監所的犯人服務。

愛滋病在八〇年代開始蔓延之後，德蕾莎修女也將關懷的觸角伸進這個領域。至一九八四年，愛滋病已成為各大媒體熱烈討論的話題，認為這是二十世紀的黑死病。不少罹患這種病的人，幾乎都是在被親人遺棄的狀態下，默默離開人間。大部分的人都害怕跟這種病人接觸，生怕因此被感染，同時也怕影響到個人的名譽。

在德蕾莎眼裡，這些無人理會的愛滋病患，也是天主的子女。她將病人看作是耶穌的化身，因此主動寫信給美國紐約市市長，她要求市府當局提供一個場所給她，她願意負起照料這些被人遺棄的病患，讓這些患者都能在神



世界偉人傳記

「如果月球上有窮人，我們也要到月球服務。」

德蕾莎

《訓練是最重要的工作》

訓練修女

德蕾莎修女的志業能夠不斷成長壯大，除了她全心全力的奉獻之外，能夠落實的推展，則有賴於一群跟隨她的修女和修士們無私無悔的付出，他們可說是德蕾莎的分身。

有一次，德蕾莎曾經問那個將二樓和頂樓借給她的戈麥斯說：「你知道我最重要的工作是什麼嗎？」

戈麥斯不假思索的回答：「我認為是服務窮人的工作。」

德蕾莎說：「不對，你再猜猜看？」

戈麥斯認真的連猜了好幾次都沒猜中。

德蕾莎於是說：「我來告訴你，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訓練這些修女。」

是的，這也是德蕾莎之所以成為德蕾莎的主要原因，也是她高瞻遠矚的展現。她畢生服事天主，主要的工作是服務窮人中最窮的一群。然而，這是

一個團隊工作，必須吸引更多有愛心的人投入，才能擴大影響力。

德蕾莎深深了解仁愛傳教修女會如果永續發展，構成這個修女會的修女們一定要擁有高度的宗教情操和實踐精神，否則當她蒙主恩召，修女會綻放的光和熱，能否一如她生前一樣，可就難料。

所以，德蕾莎將訓練修女視為最重要的工作。她的訓練工作非常嚴格，在仁愛傳教修女會，要成為一位正式宣誓的受願修女，前後至少需要經過九年的考驗。

初進入仁愛傳教修女會當修女，大都先以「望會生」的身分開始，約半年時間，她們被派到垂死之家和兒童之家當助手，幫病人洗澡、餵食或護理。她們也幫忙發放食物，或是將救濟物資分別郵寄到世界各地的分會。這一段時間，最主要是讓望會生確定天主是否需要她，同時，德蕾莎也藉機觀察這些望會生是否適任日後修女的工作。

這些望會生必須認真學習英語，因為英語是仁愛傳教修女會的共同語言，而且，關於靈修方面的書，印度文的版本不多，所以她們一定要學習能夠

直接閱讀原典。此外，許多望會生來自印度國內各地甚至其他國家，語言種類繁多，英語便成為大家必備的共通語言。

經過半年，如果這些望會生願意繼續為窮人服務，並且也通過修女會的考核，就被視為合格的「候補見習修女」，接下來要開始學習靈修生活的基本規範。通過考核後，才進入「見習修女」，開始接受正式的培訓工作，為期兩年。其間要選擇教名、開始上神學、聖經、教會史、仁愛傳教修女會會章和英文等課程。

由於這些見習修女未來的工作都將與最窮的人為伍，而且要視窮人如耶穌；也要堅持守貞、清貧、服從等誓言，所以一定要讓她們能完全接納窮人，除了上課，她們也要到垂死之家、兒童之家、或其他單位服務。

見習修女見習期滿後，發第一次願，就成為「發願修女」。接著就進入初願期，這段期間長達五年，也要每年重新發願。最後，進入複願期，這是六年的願期，也是每年重新發願，在最後一次發願前，可以告假回家和家人團聚三個星期，以決定要留在家裡或成為終生的仁愛修女會的傳教士。

她們，幫她們打氣、解決問題。德蕾莎說：「儘管她們離開印度，分散在不同的國家，我還是和每個分會的修女保持聯繫，只要有時間，我都會去看望她們，就算分會越來越多，我能去的次數相對減少，我還是會以書信跟她們聯絡。」

德蕾莎非常關切這些派在海外的修女的工作和動態，時時掛記著她們。一旦有問題或困難，她都會出力幫忙解決。她也經常寫信鼓勵她們，這些信的內容時常充滿德蕾莎獨特的幽默和自力更生的堅持。

有一次，負責杜蘭達分會的修女寫信告訴她：「最近我們分會晚上有小偷出沒，小偷沿著外牆的水管想闖進我們睡覺的地方，弄得大家晚上無法入睡。」接信之後，德蕾莎一面讀信，一面覺得有趣，於是，在回信中開玩笑的說：「你們都長得不够漂亮，所以小偷不想偷你們，他們找上門，只是為了金錢和一些物資。沒有關係，他們要拿什麼，就儘管讓他們拿好了。只要他們讓修女在該睡覺的時候能好好的睡覺，我就很感恩了。願天主多照顧你們！」

又有一次，在印度阿瑪維堤分會工作的利堤亞修女，寫信告訴德蕾莎說：「本地的大主教表示，每個月要送給我們分會兩百塊盧比。」德蕾莎回信時，告訴這位修女說：「下個月你要將大主教給你們的錢全數送回給他，並且婉轉的告訴他，你們分會不需要這筆捐款。一定要獲得當地人的支持和協助，分會才有辦法維持下去。」

德蕾莎也是一個及時行動的人，做事絕不拖泥帶水。一九六八年的夏天，仁愛傳教修女會在大吉嶺成立一個孤兒暨殘障之家，當地的大主教和政要都到場觀禮，負責這個機構的修女剛忙完所有事宜，本想可以稍微休息幾天，沒想到剛從歐、美視察回來的德蕾莎便對她說：「修女，我希望你到非洲去。那邊要成立一個分會。」

「好的，會長，什麼時候出發？」那位修女回答。

「你——拿到護照就成行，非洲那邊有很多事等著要進行。」
德蕾莎說。

果然，那些修女火速趕到坦尚尼亞成立第一個分會，不久，便又成立第

同時，德蕾莎也跟另一位修女說：「修女，你到印度南部的分會去。」

「什麼時候走？」那位修女問。

「今天晚上。坐第一班火車去。」德蕾莎修女說。

這些修女絕對服從指示，因為她們在入會時早已宣誓過遵守服從、清貧、守貞的信條。

因此，隨時準備接受新的任務，幾乎成為這些修女的習慣。有一位修女對臨時指派赴任的工作方式表示說：「我們打包很快，因為我們根本沒有什麼東西，只要十分鐘就可以將個人衣物整理完畢。」由此可見，這些修女的清貧程度，從入會開始，到實際派任工作都是如此。

最簡樸的物質條件

德蕾莎對於修女們的穿著也有一定的要求，每位修女都只有兩件白色藍邊紗麗

，一件平常穿，一件換洗備用。這種廉價紗麗和一般印度貧民所穿的沒有兩樣，要從頭、頸蓋到腳踝。左手臂佩戴一枚小十字架，平常穿拖鞋，每人有三雙，一雙穿著，一雙送洗，一雙等著晾乾。

仁愛傳教修女會世界各地分會的擺置都只有一些簡要的家具和簡單的設備，較特殊的是有一幅寫著「我渴」的耶穌受難圖，時時提醒修女們從窮人身上找到耶穌的形象。行的方面，修女外出時，都使用最便宜的交通工具，買最便宜的座位。走路可以到達時，就用走路的；飲食方面，修女吃的食物，也以簡單營養為主；此外，修女休息睡覺時，全部在宿舍，沒有隱私可言，就好像貧民窟的窮人一樣。

德蕾莎對修女的訓練有她非常堅持的地方，她甚至請求負責擔任修女們靈修導師的亨利神父不要干預。譬如，有些神父看到修女們在大熱天沒有電風扇可吹，便好心的建議德蕾莎修女，在祈禱室或工作場所安裝電風扇。德蕾莎始終堅持己見，不為所動。

她認為：「印度窮人的家裡是沒有電風扇的，修會中有很多修女也是來自沒有電風扇的家庭。如果她們的工作環境有了電風扇，那麼，她們在修會的生活豈不比在家裡更舒適、更享受？生活上的一切要跟窮人一樣，才能夠體會窮人的心情。」

修女們遵守清貧的作法非常徹底，從她們對待靈修導師亨利神父的方式，可見一斑。亨利神父幾十年來，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到「媽媽屋」——也就在下環路的會所——來上課，但是很少受到茶點招待。修女們都是以白開水招待他。當然，亨利神父也甘之如飴，他認為：「這些辛苦工作的修女都不能享受茶點，作為她們靈修導師的人，怎麼能夠過著比她們更為享受的日子呢？」

但是，有些情況還是能顯露德蕾莎修女通達人情的一面，按規定，在室內的水泥地板大家都必須打赤腳，她卻對亨利神父說：「神父，請你穿上鞋子，否則你的腳底太涼了。」

亨利神父不解的表示：「你們大家都打赤腳，為什麼我要例外呢？」

德蕾莎修女說：「我們已經習慣了，你還不習慣呀。」

亨利神父感動的說：「她對待她的追隨者，就好像聖保羅對待他的屬下，聖保羅曾跟一位身體虛弱的屬下說：『喝一杯酒吧，對於你的胃寒會好一些。』」

為什麼修女的食、衣、住、行，這一切都要像窮人一樣呢？德蕾莎說：「實踐清貧的生活是愛的表現。大部分的人是被迫貧窮，我們卻是自己做這樣的選擇。我們都自願像耶穌一樣貧窮，耶穌可以非常富裕，卻寧可選擇出生在一个窮困的家庭，也選擇與窮人一起生活和工作。」

仁愛傳教修女會的會章就指出：「我們和我們的貧窮，完全依靠神聖的天命。我們身為耶穌的信徒，對沿門托鉢並不感到可恥。耶穌出世之後，靠著行乞過活。我們透過服務病患和貧民，光榮耶穌。」

在仁愛傳教修女會的訓練過程中，德蕾莎也訓練修女如何向別人乞討。有一天，兩位見習修女來到教區的教堂，滿臉笑容的向神父討東西。

「神父，你這裡有不要的蠟燭油滴嗎？」那兩位笑得很可愛的修女問。

「兩位修女，你們要這些東西做什麼？」神父反問。

「我們要做逾越節用的蠟燭。」修女們回答。

原來逾越節快到了，這兩位見習修女開始準備為教區的小孩舉辦周日彌撒。她們提前在各個教堂走動，向神父要一些蠟燭油滴，然後重新熔成彌撒

用的蠟燭。

德蕾莎訓練修女時，有三個非常重要的原則就是：要求修女要全心歸向天主、用愛心相信天主，並且保持喜悅的心情。

所以，平時上課時，她就不斷以修女會的會章作為修女的精神指標。在修女進階宣誓時，也一再強調這三個主要觀念。

德蕾莎經常借助兩位神父的幫忙。她請范艾克姆擔任所有修女們的告解

神父，及靈修導師。他經常向修女們闡述會章的精神。她也請亨利神父協助

修女祈禱。亨利神父強調祈禱的重要性，要修女經常禱告，傾聽天主的聲音

。所有的見習修女和發願修女走路時也要誦唸玫瑰經。有時修女們忘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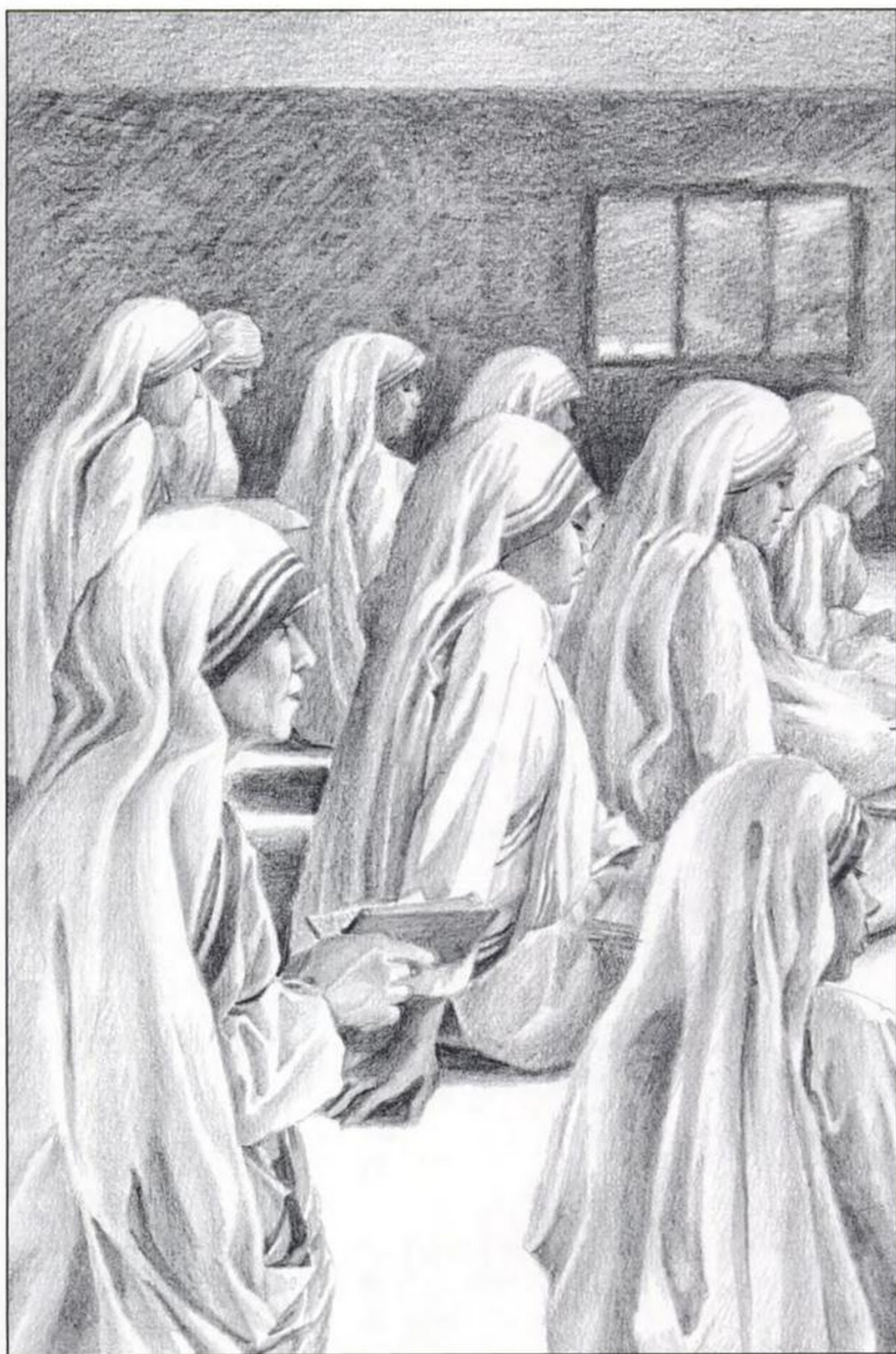
到他才趕緊將念珠拿在手上開始誦唸，這樣的動作被他發現，一定會在課堂

上再度提出指正。同時，他也要求所有修女要經常禮敬聖心、聖體和聖母瑪

利亞，強化靈修的深度。

德蕾莎對於亨利神父協助訓練修女，感到相當滿意，她說：「亨利神父

比任何人都敢說真話，他向修女們指出的疏忽與缺點，一點都不會保留。」



德蕾莎對修女雖然嚴格，但愛護她們的心卻也像海那麼深。

一九六〇年，她的修女會有將近一百二十位修女，正處於初期的發展階段。她第一次應邀至美國訪問演講，回程也將拜會梵蒂岡教廷，十分關切她的修女會能否正式成為教廷管轄下的常設組織。

行前，她非常慎重的寫信告訴留守的修女們說：「天主的旨意，我必須出國訪問。但是我的心仍然和你們在一起。儘管我們暫時分開，心中難免不捨，但是我們還是要保持心情愉快。」同時，她也交代一切會務暫時由小阿尼絲修女代理。

接著她又表示：「天主會照顧你們，我的孩子們，如果你們彼此相愛，就像天主愛你們那樣的彼此相愛，我就不會因為暫時分開而擔心。你們是天主給我的那份特大禮物，我要祈求天主多多照顧我們這個小團體，讓教皇早日將我們修女會正式納入教廷的管轄。」

修女們賣力工作的情形，很快就傳遍大街小巷。當時，加爾各答恩特利地區的共產黨黨工，對於德蕾莎領導風格甚感興趣。當地的共黨領導分子曾

向她請教：「你對修女們的影響力如此之大，有什麼祕訣嗎？為什麼那些窮人願意聽修女們的話，卻不聽我們黨工的話。」

德蕾莎修女回答說：「沒有祕訣，只是我們的修女傳播愛的福音，實踐愛的行動。」

印度福利部的一位高官也對德蕾莎，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他鄭重的向德蕾莎表示：「修女，能不能請你幫我們代訓二十幾位社工人員，時間大約三個月，一切費用由我們支付。」這位高官打算派優秀人員，學習德蕾莎的精神和高效率的做事方法。

經過深入研究，德蕾莎認為如果這些公務人員心中沒有堅定的信仰，不能將民眾看成天主的子女，再多的技術和方法都不可能達到修女們的工作績效，因為他們做事的動機不一樣，因此，代訓的計畫無疾而終。

仁愛傳教修士團

仁愛傳教會中，有不少修士加入服務行列。有一天，德蕾莎從一些修女口中得知，加爾各答主教學院的後方住宅區，有很多和教會失聯的教友，教區內的神職

人員都不認得他們。不上教堂，孩子也沒有領聖體，甚至有些夫妻關係也不是很正常。

這種情形其實是加爾各答許多貧民窟的寫照，不少住在貧民窟的夫妻都沒有在教堂舉行婚禮，他們對於孩子的靈修生活更無能為力。也有很多離鄉背井的外地人，他們有的將先生或太太留在鄉下，獨自在大城市打工謀生，因此發生不少姘居問題，生下好些私生子。

針對這些問題，德蕾莎開始想到應該找一些神父或修士來協助修女處理。這時，有一位澳洲籍的耶穌會神父崔弗包爾非常贊同德蕾莎的構想，因此就擔負起這個責任，成立了仁愛傳教修士會，並且由德蕾莎修女和亨利神父負責訓練這些修士的工作。

仁愛傳教修士團的成員逐漸擴增，到了一九七五年，男修士的統籌調派改由安德魯神父負責。有人詢問他加入仁愛會的動機，他直率的說：「基於事實需要我才加入。而且德蕾莎修女放手讓我們自行決定怎麼做。」

安德魯神父原來在越南的西貢工作，越南政權淪入越共之手後，他的三

座服務所全被越共侵占，他只好離開。

安德魯神父表示：「我們和修女的工作並不重疊，但是有必要時會從旁協助。譬如，在垂死之家，修女們照顧女性垂死病人，我們則照顧男性垂死患者；也照顧一些不是危急的病患。我們還負責孤兒、殘障兒童的照顧。此外也服務痲瘋病患；我們在這方面的服務尤其顯得出色。」

仁愛傳教會的修士團，表現不比修女遜色。有一次，安德魯神父在火車站的月臺看到一對父子精神頹喪，身體非常衰弱，於是將他們帶回收容所。沒幾天，那位父親過世了，但孩子在修士細心的照顧下，逐漸好轉，不再咳嗽了，而且很快恢復活力，臉上充滿天真的笑容。

修士團的工作也獲得加爾各答共產黨員的認同，他們甚至會主動找安德魯神父吐露心聲，有時候還會請他幫忙解答問題。他總是告訴求援的共產黨說：「我們只管服務窮人，不管他們是屬於什麼組織。」



世界偉人傳記

祈禱可讓你的胸襟擴大，直到讓你的心接納上主。只要你乞求、尋覓，你的心就可以接納祂，成為你自己的。

德蕾莎

《靈修生活和思想》

時時不忘祈禱

音，並從天主獲得更多的力量。

德蕾莎一生為了幫助窮人而努力不懈，不過，她也花非常多的時間祈禱，傾聽天主的聲

音，並從天主獲得更多的力量。祈禱，是她生活極重要的工作。有客人來訪時，她都會先帶領客人到祈禱大廳一起禱告。每一次，她總是凝視著祭壇前十字架上的耶穌受難像，誠懇的禱告：「讓我們先歡迎這個房子的主人——耶穌，祂就在我們眾人的眼前。我們就是為了光榮祂，才獻身服務窮人的工作。祂賜給我們力量，讓我們以生命為窮人服務，而且甘之如飴。沒有祂，我們無法做任何事情，一刻都無法持續。沒有耶穌，我們的生命沒有意義，也不圓滿。耶穌就是我們的生命。」

德蕾莎修女領導的仁愛傳教修女會，從創會以來，每位修女每天都在早

上四點半起床，而後開始在祈禱室祈禱、默想，參加晨間彌撒領聖體，下午也有一小時的朝拜聖體活動；晚上就寢前還有晚禱。

德蕾莎修女曾說：「祈禱可以敞開心胸，滋養靈魂，一如血液之於肉體，祈禱直達靈魂，讓你更接近天主，並賦予你一顆清淨的心，讓天主充滿你的性靈。」

她還表示：「當你不懂得如何祈禱時，你可以祈求聖神降臨，引導你，潔淨你的思緒，讓你能夠禱告。」她還說：「祈禱時，要感謝天主所賜給你的一切，因為一切都是祂所有。」她指出：「如果能夠信任祈禱的力量，就能克服一切疑惑、恐懼和孤獨。」

許多仁愛傳教修女會的修女也表示，如果沒有祈禱，將不知道如何面對加爾各答的熱浪、潮溼以及艱苦的工作；祈禱給她們無窮的力量，以面對繁重的任務。

事實上，修女們在幫助窮人的過程中，也曾經遭遇過一些不愉快的事。平常在兒童之家的門口，修女會定期發放一些救濟品給特定的窮人，有一次

，某個捐贈機構因為其他地區發生嚴重缺糧，臨時將救濟物資轉送至該地。由於事出突然，修女們也無能為力，只好將原委，告訴那些持卡準備領取救濟物資的窮人。

可是有少數人開始鼓譟散播謠言，指稱修女私吞救濟物，侵占他們的利益，並揚言要燒掉兒童之家。幸好警察和消防隊及時趕到，才制止一場可能的風暴。

又有一次，有兩位修女被一群麻瘋病患團團圍住，這些病人因不滿住宿的安排，將氣出在修女身上，將她們關進一部貨車裡，準備把車子推進河裡。還好有一位修女及時發現，急忙向警方求救，才解除危機。

遭遇這些事情，若不是有堅定的信仰，受人誤解的心理創傷恐怕很難平復。做窮人的朋友，有時必須冒一些危險，而祈禱和信仰則是讓她們獲得力量的源泉。德蕾莎經常誦唸的禱詞很多，大致上，都不脫離對天主永遠保持信心，用大愛關切所有的人。

曾經為德蕾莎寫傳記的英國廣播公司名節目主持人麥高理，第一次專訪

德蕾莎時，曾問她：「是什麼力量支持你，讓你能百折不撓的去幫助窮人？」

德蕾莎修女回答他：「主要是靠著基督和朝拜聖體，賜給我們力量。」

她說：「如果不是每天的祈禱和晨間彌撒，我就沒有辦法做事，在祭壇前，我們看到遭受痛苦的窮人——耶穌，從耶穌的身上，我們看見所有受苦的人的處境。」

那一次半小時的專訪節目公開播出後，引起世人廣大的回響，人們對於身材瘦弱的德蕾莎，由開始的被動回答，慢慢轉變成完全掌控專訪流程，感到不可思議。她對窮人所展現的熱愛與關懷，她講述設立「垂死之家」的動機、爭取場地的過程，她敘述服務層面如何普及，以及描述那些被人輕視、拋棄的老弱婦孺時，讓很多聽眾心動不已。

雖然在專訪中，她並未呼籲民眾捐款，不少觀眾卻主動寄來支票、匯票，從小額幾先令到數百英鎊都有。不論受過高等教育或未念過書的人，都請求麥高理代轉信件和善款，反應之熱烈，可說前所未有。也許麥高理的話可以代表世人對她的觀感：「她是那種讓人見過，就永遠無法忘懷的人。」



有人問德蕾莎修女，在訓練修女的過程中，哪一項最重要？她回答說：

「靜默最重要，在宗教生活中，內在的、外在的靜默都非常重要。眼睛、耳朵、舌頭都要保持靜默，沒有靜默，就不可能祈禱。」

她還說：「靜默之後才能博愛，博愛之後才能謙卑。有博愛之心，才能夠接納別人。在靜默之中，才能找到天主，才能聽到天主對靈魂說話。」

重視家庭的價值

德蕾莎的思想都源自於虔誠的宗教信仰。她非常重視家庭價值，談到愛時，她建議

大家：「讓我們從愛自己的家人做起。」

德蕾莎除了深入印度和第三世界的貧民窟，了解落後國家的貧窮形態之外，在走訪倫敦、紐約、柏林、慕尼黑等歐、美國家的大城市後，也發現另一層面的貧窮；那種貧窮不是營養不良，也不是居住品質欠佳，而是心靈的貧乏。

有一次，她在美國訪問一所養老院時，發現設備非常現代化，幾乎應有盡有，電視機也任它開著，可是院裡的老人卻都不約而同的朝著門口張望，

多少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給予的時候，你付出了多少的愛心。」

有條件接收善款

示善意，送給她們免費機票。有一次，為了運送眾多的救濟品，她把心一橫，派出六位修女搬運近一千磅的救濟品。那些物品有的用布袋裝著，有的用紙箱裝著，件數非常多。

當她們一行人抵達印航服務櫃檯辦理通關手續時，機場的服務人員看傻了眼，不過還是讓她從容通關。德蕾莎事後表示：「一般人通常只能帶二十公斤的行李，但是，印航送給我們六位修女的機票，並沒有註明可攜帶行李的上限。因此我們將毛毯、藥物、食品等救濟品，一切工作上的必需品，全部托運上機。」她說：「你能想像修女們通關，搬運那些龐大的行李時，那些海關人員有什麼表情嗎？最後，所有的救濟品全部出關，沒有人阻止。這就是一貧如洗的最大好處。天主保佑，我們不必付錢，就將救濟品全數運送到目的地。」

德蕾莎修女幫助窮人的善舉逐漸傳開之後，印度航空公司當局深受感動，也主動表

有一次，德蕾莎搭機時，無意間發現許多乘客在飛機上，並未將航空公司供應的餐點吃完，有些客人甚至動都沒動那些餐點。她問一位空姐：「客人的餐點沒吃完，你們怎麼處理？」

「通通丟進垃圾桶。抵達目的地後，就請人載走。」空姐回答。

「那麼，我能請你幫忙，將客人未吃的或剩下的餐點打包嗎？」德蕾莎試探的追問。

「可以呀。你要帶幾份呢？修女。」那位空姐客氣的說。

「能不能將乘客沒吃的，全部打包？」德蕾莎想起那些可憐的孤兒、貧苦窮人，她行乞的本事馬上派上用場。

她為了窮人，做事就是這麼積極主動，即使在飛機上，腦海裡想的還是窮人。後來，那家航空公司每次都將剩下的餐點，轉交給她們的修女會，再轉送給窮人。

德蕾莎的修女會並不是對所有的捐贈或免費招待照單全收。德蕾莎非常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對方的慈善義舉，必須不能帶有明顯的廣告或推銷嫌

疑，否則她們不會接受。

在拉丁美洲，曾經有一位香蕉大王表示，願意提供香蕉給德蕾莎屬下的修女，和那些不計其數的窮小孩。但是，當修女知道這位香蕉大王想利用捐贈香蕉的行動，大作宣傳時，她們婉拒了他的「善行」。

也有有一次，她們接受一家美國知名連鎖旅館負責人的邀約，享受一頓免費的聖誕大餐。那一年的聖誕節前夕，這位老闆挑選了他們最好的分店，讓全店休業一個晚上，用來招待修女和兩百五十位孤兒。他準備了豐盛的食物，由衣著光鮮的侍者以接待上賓的服務，招待這些窮小孩。結果消息不逕而走，當天晚上，數家電視媒體將這個慈善餐會曝光，第二天各大平面媒體也跟進報導。

修女們看到這些報導，始終一語不發。等到第二年聖誕節來臨時，這位虔誠的旅館業大亨又表示邀宴的善意。修女們表示，去年經媒體那樣報導頗為不妥。這位旅館業的大老闆聽了之後，連連道歉說：「對不起，這是我的疏忽，不過我們今年可以改在別的地方舉辦。」

於是，修女們還是接受他的美意。這一次聖誕大餐改在別處的休閒勝地，這位大老闆帶著全家人一起出席餐會，他也親自端盤子招待那些孤兒。往後幾年的聖誕大餐，都比照辦理。

德蕾莎對於大公司的捐贈也會公開讚揚，像帝國化學公司等大公司曾捐出大筆款項，讓她蓋大樓，收養殘障兒童，或是成立棄兒收容中心，她都不吝於公開肯定他們的善舉。

同樣的，德蕾莎對小人物的捐款更津津樂道。德蕾莎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返回加爾各答不久，有許多人送來不少東西。有一次，一名乞丐走近她身邊，說：「德蕾莎修女，我也想送給您一點東西，請您務必收下，這是我今天行乞的全部所得。」

德蕾莎一面看著那位乞丐手中微薄的小錢，一面想著：「那些錢雖然不多，卻是他的一天所得。如果我收下，他可能這個晚上就沒飯吃，如果我不收下，他可能更難過。」於是，她伸出雙手，感恩的接受他的慷慨捐贈。她說：「那位乞丐的臉，在我收下捐款的那刻，露出燦爛的光芒。因為在這同

時，他也一起送出他的愛心。」

雖然那只是一筆微薄的錢，但是德蕾莎表示：「收下那份禮物，我內心深受感動，程度不亞於接受諾貝爾和平獎。」

德蕾莎曾一再提到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不是將你剩下的給別人，而是把你最在意的給別人，要付出真愛，直到受到傷害為止。」

德蕾莎對於許多人寧願將金錢捐給遠在天邊的第三世界的窮人，卻忽略自己的國家、自己居住的城市、自己的親友、附近鄰居的窮人的作法，頗不以為然。她一貫堅持，愛要從愛身邊的家人做起。

此外，她也鼓勵捐贈不要侷限於物質，有些人孤單、憂傷乏人照顧，他們需要的是心靈慰藉，而不是金錢等有形物質的支援。

和卡斯楚的對話

在德蕾莎的眼中，貧窮所指的，不只是物質的匱乏，她也同樣重視心靈匱乏的人，

所以她也對孤單、憂傷、被人遺棄、遭到社會冷漠對待的人伸出援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間，德蕾莎的仁愛修女會準備在古巴開設分會，她與

古巴總統卡斯楚的對話更突顯她的悲天憫人。

「德蕾莎修女，你們的修女會準備來古巴做哪些工作呢？」卡斯楚心想古巴的社會福利做得不錯，何必修女來協助。

「我們的修女來這裡，是為了幫助窮人中最窮的人。」德蕾莎回答。

「很好，但是古巴自從革命後，窮困階級就不存在了。現在每一個人都工作，所有古巴人的基本生活都受到一定的照顧。我們的健保制度和教育制度是世界少數幾個最好的國家之一。」卡斯楚得意的說。

「很好呀，總統先生。但是，據我們了解，這裡還是有些人感到孤單，也有些孩子被父母遺棄，有單親媽媽必須費心養育小孩，也有一些老人遭到家人的棄養，還有些嚴重酗酒和從監獄出來卻無家可歸的人。」德蕾莎坦率的將她所知道的當地情況大致描述一番。

「修女，你的意思是你們的修女會能幫這些人嗎？」卡斯楚半信半疑的問。

「是的，總統先生。這些人也是天主的子女。我們的工作就是為了幫忙

他們。」德蕾莎說。

「哦！這樣很好。我們歡迎你們來，古巴人民會歡迎你們。」卡斯楚終於同意。

以愛作為出發點

真誠的給予，是一種慷慨的付出，也是一種不求任何回報的付出。

德蕾莎一個人做服務窮人的工作時，經常帶著一個三明治當作中餐，可是一看到有人沒飯吃，她就將自己的那一份送給人，因此中午常常餓肚子。甚至看到行乞的人或非常窮困的人，她也會將自己坐回住處的車資送給對方，自己則拖著疲憊的身體，走一個小時的路回家。

有形的、物質的付出，德蕾莎早視為稀鬆平常。更可貴的是她將個人的全部時間和工作熱誠全付給窮人、無助的嬰兒、無家可歸的人、垂死邊緣的人，讓他們感到人間有溫情。

德蕾莎為了闡明這一層真誠付出的理念，常常舉一個澳洲籍的志工作為例子。

這位澳洲善心人士向德蕾莎表示：「我要捐出的東西，不會直接影響到我的生活。我想把自己的時間捐出來。」從此以後，這位先生固定到垂死之家幫忙，和那些垂死的人聊天。他不只金錢方面慷慨捐出，也無私的奉獻出他的時間。

德蕾莎的修女會對善心人士的捐贈，都記錄得很清楚，每一筆捐款的來源，不管多少全都登錄。包括那些錢用到哪裡，做什麼，也都清楚交代。

她說：「不要認為這麼做沒有什麼價值。讓天主喜歡的，不是我們做了多少，而是我們做這件事情，含有多少的愛心在裡面。天主可以看得見，因為人類是依照天主的形象創造出來的：就是愛與被愛。」

有一次，有人問長年追隨在德蕾莎修女身邊的杜洛西修女，她對德蕾莎修女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杜洛西修女毫不遲疑的表示：「她的信仰非常堅定。」

德蕾莎常常說：「我透過聖經的話，接納天主。」

一生中從旁協助德蕾莎的范艾瑟蒙也指出：「德蕾莎修女的虔誠信仰，

令人印象深刻。」他認為引用先知以賽亞的話，形容德蕾莎最貼切：「那些相信天主的人，必得新的力量，他們必如老鷹展翅。」

范艾瑟蒙指出，自從德蕾莎接受天主的第二次召喚，義無反顧投入幫助窮人的工作之後，她的精神百倍，身體轉好，不眠不休，到處奔走。她常常說：「如果這是为了光榮天主的事，天上的聖父一定會給我們方法。」

德蕾莎也經常說：「我算不了什麼，天主是一切，我自己無法做什麼，都是祂在做事。」

有一天，她手中拿著一枝鉛筆，夾在大姆指和食指之間，她說：「你看，這就是我，我就是天主手中的一枝鉛筆，祂怎麼喜歡就怎麼寫。」她完全讓天主來引導她。

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

德蕾莎除了身體力行，親自為窮人服務之外，也經常在

世界各地奔走，為窮人的權益大聲疾呼，有時候，她也寫信給相關的各國領袖，要求他們多關注窮人的問題。

一九八五年，聯合國成立四十周年。十月時的紀念大會期間，有不少來自各國的國王、總統、總理和外長都在大會上發表演說。十月二十六日這一天，輪到來自加爾各答的德蕾莎修女。當時的聯合國大會祕書長裴瑞斯介紹她時，表示：「我們現在歡迎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女性與我們見面，我相信沒有必要對她多做介紹，她不需要言語上的溢美，她只要求善行。她是屬於聯合國的，她也是世界和平的象徵。」

雖然演說的對象都是來自各國的菁英分子，但是她還是暢談一貫的立場，強調和平是愛的果實。

她說：「這四十年來，我們應該感謝天主，祂讓聯合國為世人做了很多善事。我們都是天主的子女，不因膚色、國籍、種族有所差異，或有所疏離。我們今天深受核子武器的威脅，愛滋病蔓延的威脅，甚至未出生的胎兒也遭到殺害。墮胎是和平的最大破壞者。當我們殺害未出生的胎兒時，我們也是企圖在消滅天主。」

一九八一年，衣索匹亞發生大饑荒，德蕾莎馬上致函給當時的美國總統

雷根，促請他關注這一個問題。雷根接信後，立刻致電德蕾莎，表示他即將展開大規模的援助計畫。

一九九一年，美國和伊拉克爆發戰爭，德蕾莎同時致函給美國總統布希和伊拉克總統海珊，要求他們不要訴諸武力。雖然她的信件未能達到讓雙方停戰的目的，但是雙方都已盡力做到她所要求的人道考慮。她懇切呼籲維持和平的聲音，令人印象深刻。她在信中這樣寫著：

「我含著眼淚，心懷天主的愛，為窮人以及即將在戰爭中變成赤貧的人懇求你們兩位。以天主的和平為務，盡心盡力，化解彼此的紛爭。」

你們雙方都有自己關切的立場，也為你們國家的人民著想，但是也要傾聽天主的聲音，你們都有能力也有力量摧毀天主的化身，毀滅祂的子女……短期之內，你們將在這場戰爭中分出勝負，但是，這並不代表你們用武器造成生靈塗炭、痛苦和生命損失是合理的。

……這些人將是遭受最大痛苦的人，因為他們躲也躲不掉。

最後，我也要為那些可能失去生命的人懇求你們，因為生命是天主最珍貴的禮物。我們沒有權力毀壞天主給予我們的。求求你們，讓天主的理智和意願成為你的理智和意願。你們有能力將世界導入戰爭，也有能力帶來和平。我求求你們，請選擇和平。

請為我、我的修女祈禱，為我們這些愛護窮人、服務窮人的人祈禱，因為我們是屬於天主的工具。同樣的，我們和所有窮人也為你們兩位祈禱。我們禱告：你們去關愛、去照顧天主交給你們用愛心保護的那些人。

願天主祝福你們，直到永遠。」



世界偉人傳記

窮人需要的是我們用雙手服務他們，用愛心對待他們。基督的教誨就是愛，傳播大愛。

德蕾莎

《積極發展海外分會》

頭十年不得設分會

一九五三年四月間，當仁愛傳教修女會獲得羅馬教廷批准成立時，加爾各答教區的大主教皮爾一再叮嚀德蕾莎說：「修女，現在你的修女會已經正式成立，你一定要記住：今後十年內，不可以在這個教區之外設立分會，要多加強修女們的靈修生活和技能訓練。」

這些話，聽在一心想多做點事的德蕾莎耳裡，可有些難受。正值青壯之年，她一直想要盡速推廣幫助窮人的工作，以壯大修女會的影響力，並見證天主的恩典。事實上，在印度，除了加爾各答，還有很多大城市，像德里（位於印度北部）、蘭契（位於印度東部）、孟買等，甚至世界上其他大城市如紐約、倫敦、柏林、墨爾本等地，都同樣有許多的窮人需要照顧。而她又處在可以多做點事的壯年社會上窮人那麼多，他們都急需幫助。而她又處在可以多做點事的壯年

歲月，為什麼一定要再等十年才可以向外發展分會呢？

在這段長長的等待開放期間，加爾各答教會一直告訴德蕾莎要努力培訓人才，以便修女們日後能承擔各地分會的管理工作，她才終於了解教會要求新修會必須等十年才能向外發展的苦心。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組織的健全發展，需要人才的養成，但是人才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訓練出來的。十年的等待，就是讓新修會可以有充分的時間建立工作團隊，培養出工作的默契，並將每一個修女培訓成能承擔艱鉅任務的人。

十年等待期即將結束，修女們也都做好充分準備。這些年來，她們一起祈禱、一起工作、一起學習，對於天主也有一致的堅定信仰。

加爾各答的總部好比是大樹的根，這些修女將像枝葉一般，擴散至印度全國，甚至世界各地，將大愛帶至每個需要關懷的角落。

仁愛傳教修女會的會章明白的告訴修女們：「你們要將福音告訴窮人，告訴窮人中最窮的人。」

隨著設置分會日子^の的來臨^の，仁愛傳教會^の的修女們也顯得更精神抖擻^の，印度^の度各大教區的主教們早已知道她的服務方向^の，紛紛主動提出請求^の，邀請德蕾莎到他們所屬的教區設置分會^の，派遣修女為當地最窮苦的人服務^の。

印度的第一個分會

拔得頭籌的是東部大城蘭契教區^の。蘭契教區原本屬於加爾各答教區管轄^の，後來

獨立成新的教區^の，由於設立不久^の，顯得年輕、充滿活力和幹勁^の。德蕾莎之所以選擇蘭契教區作為第一個分會的設置地點^の，主要是因為這個地區有不少少女受到她的感召而加入仁愛傳教會^の。

緊接著^の，德蕾莎也在印度首都德里教區成立分會^の。當時德里教區的大主教裴南迪神父與德蕾莎是多年好友^の，裴南迪神父曾在加爾各答教區擔任副主教^の，所以對德蕾莎的理念非常清楚^の。

此外^の，德里是印度首都^の，可是天主教徒卻很少^の，為了強化天主教在首都的能見度^の，當地教會非常鼓勵其他教區的修道會前往設立學校或其他服務性的機構^の。

再者，德蕾莎個人也認為，德里既然是首都所在，自然也聚集許多慈善救濟機構，為了和政府官員以及其他社會福利機構打交道，也為了當時每年約有十幾萬個外來人口帶來的社會問題，是有必要在這裡設立服務據點。

當蘭契、德里、漢西等大城相繼成立分會之後，一夕之間，修女們拓展了非常寬廣的工作新天地。對於仁愛傳教修女會而言，這是非常重要的轉變期，她們的修會從地區性進入全國性，甚至進入跨國的發展和擴張。德蕾莎修女要管理的事務自然也跟著更多、更龐雜了。

經過在加爾各答十多年的磨練和經驗累積，修女們早有一套服務模式，因此很容易上軌道。她們在當地快速成立「垂死之家」，安頓無依無靠的垂死者，讓這些人獲得最後棲身。她們也成立「兒童之家」，照顧孤兒和殘障小孩；同時也教導民眾如何向天主祈禱。她們也開辦主日學校，教導孩子們如何恭領第一次聖體。當然，她們也走入貧民窟，拜訪窮人，教導貧困兒童做手工藝，也教導成人關於婚姻、自然避孕和家庭生活的問題。

德蕾莎在首都德里的服務工作，馬上引起國際友人的注意。當時擔任瑞

士駐印度大使庫塔，也是一位博學多聞的虔誠天主教徒，當他獲悉德蕾莎的工作後，也代表瑞士捐出一筆款項，成立「兒童之家」。

德里的「兒童之家」落成時，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瑞士大使庫塔一起前往主持開幕剪綵。當尼赫魯總理向德蕾莎修女致意時，她原本要向尼赫魯簡報她的工作，沒想到尼赫魯雙手合掌放在胸前稱謝，並搶先說：「修女，你不可以不必簡報，我早已知道你的善行。這也是我今天特地來剪綵的原因。」

尼赫魯簡短的一句話，包含了深刻的意義。那就是德蕾莎修女，以及她所領導的仁愛傳教修女會為最窮的人工作，獲得了高度肯定。因為說這句話的人，是被公認為「印度良心」的尼赫魯。

不久之後，德蕾莎也想到孟買設置分會，這個工業大城有許多教育水準很高的天主教徒。雖然當地已經有很多教會學校、大學、慈善服務機構，但是，她很希望藉著成立新分會之後，能夠吸引當地的優良人才加入幫助窮人的行列。此外，這個大城由於工業發達，同時也是銀行業和貿易重鎮，所以也有不少勞工階層，而這些人正是修女們可以服務的對象。

可是，德蕾莎修女在許多請求她們修會去設置分會的教區中，卻遍尋不到來自孟買教區的邀請。後來，有一位神父告訴她說：「修女，你不應該等著別人叫你去設立分會。樞機主教是大人物，你不必等他開口，要主動提出計畫呀，他一定會接受的，不信你試看看。」

於是，德蕾莎鼓起勇氣，向孟買的樞機主教提出要在當地成立分會的請求，不久，她接到樞機主教的來函，表示同意，並承諾將派出一位優秀神父擔任孟買分會的靈修導師。

德蕾莎修女短暫考察孟買之後，赫然發現孟買貧民窟的慘況，比起加爾各答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此，孟買的媒體大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孟買是印度的首善之區，不至於如此不堪。但是德蕾莎自有她的評比標準。

對於媒體的不滿，德蕾莎更清楚的分析說：「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大都只是一層樓高，多數人都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還不算太擁擠，也有空曠地方讓孩子們玩。但是孟買像一個小島，住家和工廠離得太近，很多貧民窟都是三、四層樓高的樓房，住在這裡的人，提水都要經過狹窄的樓梯間。住家的

通風也不良。孩子們呼吸不到新鮮空氣，也沒有空間可以玩。」聽到這樣的說法，孟買的媒體才心服口服的表示，德蕾莎的見解精闢，對她更是敬佩不已。

有趣的是，孟買分會成立的第二年，天主教的全球聖召會在印度舉行，教宗保祿六世親臨主持，並在街上接受民眾的歡呼，當時許多商人集資送給教宗一部白色林肯轎車。他離開印度時，特別將車子送給德蕾莎。教宗宣布此一消息時，德蕾莎並不在場，而是在垂死之家陪伴患者。教宗所送的那部座車她並未使用，而是捐出去慈善拍賣，募得四十五萬盧比，全數作為興建痲瘋之家和平城之用。

海外各地的分會

委內瑞拉是仁愛傳教修女會在海外第一個成立分會的國家。德蕾莎對於這項邀約，

非常高興，多年來期待邁向國際化的時刻終於來臨。一九六五年七月間，委內瑞拉分會在可羅特成立，該城距離首都卡拉卡斯不遠。

委內瑞拉的天主教徒幾乎占了全國一半，但是這裡羊群多，牧羊人少，

教徒的力量並不集中。修女來到可羅特的消息傳開後，教堂的鐘聲又活躍的敲響了，生命力在死氣沉沉的大地快速、熾烈的燃起。

修女們除了教導孩子如何準備領第一次聖體，也陪著孩子玩皮球、玩益智遊戲，或製作手工藝品；也教年輕人打字和裁縫。

德蕾莎派出最優秀的修女到委內瑞拉，希望以此作為據點，擴展到南美洲各國。曾任委內瑞拉分會首任會長的杜洛西修女表示：「我們幾乎承擔了輔祭的全部工作，在那裡，很多人一出生就受洗，由於神父太少，許多教友幾乎從未見過神父或修女，對耶穌生平也一無所知。因此我們必須教導他們關於靈修的生活。除了聽告解、發聖體之外，我們幾乎全包了，這種體驗太美妙了。」

不久，梵蒂岡的教宗也邀請仁愛傳教修女會前往設立羅馬分會。羅馬教廷是天主教的重鎮，德蕾莎自然喜出望外。

她說：「在羅馬有很多事可做，羅馬的市郊有很多窮人，許多人需要領聖體，許多小孩必須學祈禱，可是羅馬也有很多反宗教的宣傳。」

羅馬分會開辦之後，修女們深入貧民窟工作，她們就住在附近，走上街頭向旅館和餐廳乞討食物，為籌措窮人的東西而奔波，所到之處甚受歡迎。很快的，羅馬民眾稱呼她們是「印度修女」；即使有些修女是歐洲人。

曾有一位澳洲人求見德蕾莎，並拿出一大筆錢告訴她：「修女，這些錢只是開始而已。」德蕾莎接著談到到澳洲服務窮人的可能性。

澳洲是一個社會福利相當好的國家，街上看不到貧民窟，也沒有貧病遊民或是垂死者。但是，德蕾莎還是看到這個社會的需要：「怎麼會沒事可做呢？總會有一些剛出獄的服刑人吧，他們要如何照顧妻兒呢？還有應該也會有嗑藥、酗酒的人吧？這些人的孩子總需要有人幫忙吧？」後來，修女們成立酗酒暨毒癮療養所。

德蕾莎告訴修女們要存善心做事，她說：「我寧願你們因為仁慈待人而發生過錯，也不希望你們完成奇蹟，而不見仁慈之心。」

仁愛傳教修女會的觸角能夠伸進中東，讓德蕾莎修女感到非常高興，因為這裡是耶穌出生、死亡和一生服務的地方。耶路撒冷也是基督教、猶太教

和回教的聖地，修女們到這裡服務，彷彿將行走在耶穌走過的路上，更可感受到祂的偉大和神聖，這是她們最嚮往的事。

德蕾莎受邀在安曼設立分會時，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戰爭正打得如火如荼，許多巴勒斯坦難民紛紛逃至加薩走廊。修女們受邀到那裡服務一無所有、失去家園、流落外鄉的難民。

約旦只有百分之八的基督徒，其中天主教徒只占百分之二，所以修女們也接近這些教友，為他們宣講教義，並教導孩子領第一次聖體。她們照顧病人，送給他們醫藥，同時也成立一個收容所，收容無依老人、失智老人以及殘障小孩和棄嬰。許多回教徒非常接納她們，因為修女們的白色衣著跟回教徒的白色長袍很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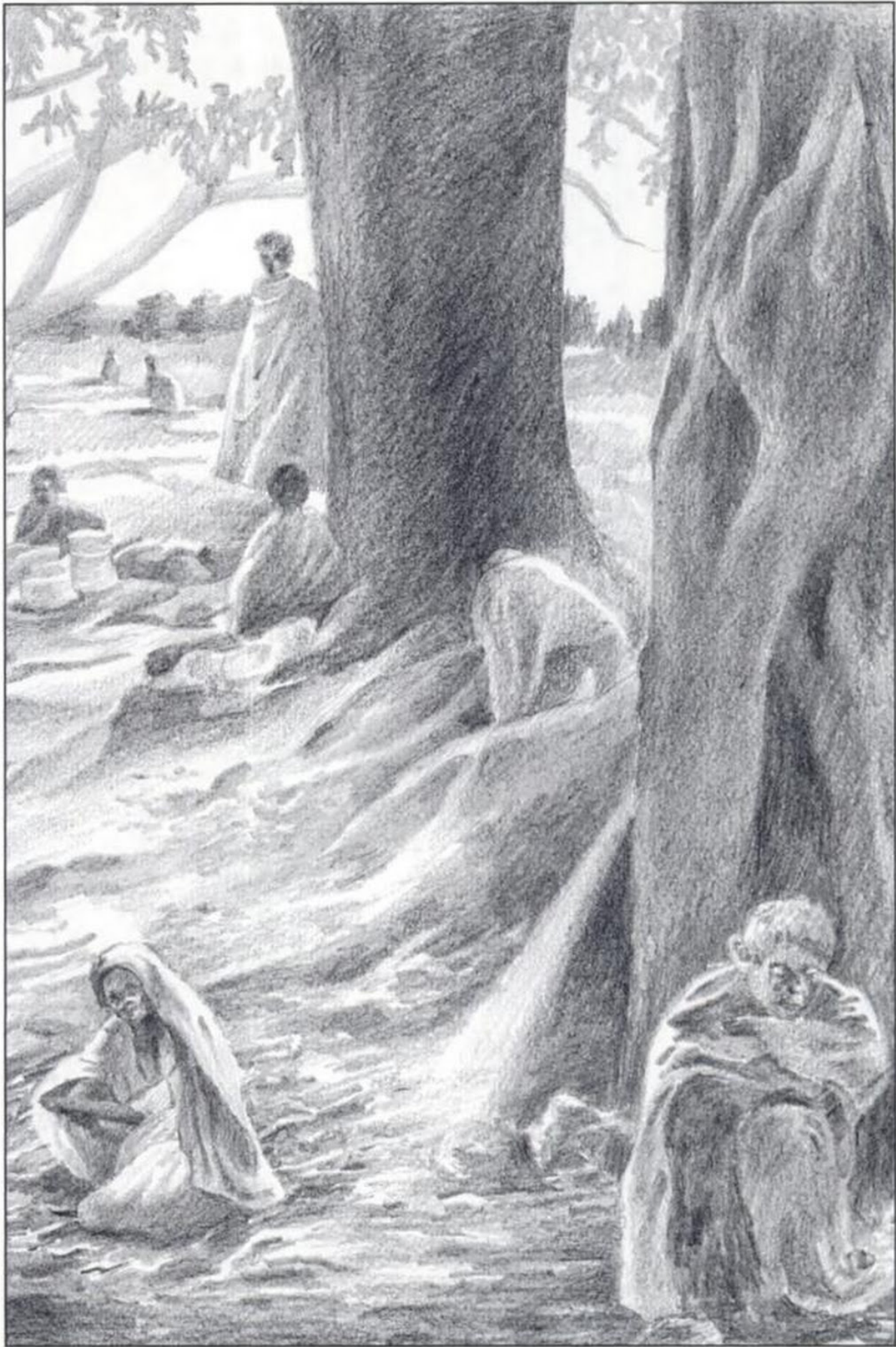
德蕾莎修女也接到葉門總理的邀請，前往設置分會，葉門已經有六百多年不見基督教的活動，因為她們的到來，帶動了基督教靈修生活的活絡。葉門總理對德蕾莎承諾：「我向你保證，不會有人傷害你們的修女，我們會全力協助會務的推展。」總理說到做到，後來每兩週送她們一對肥羊，讓窮人

和孤兒加菜。

負責醫務所的格楚德修女醫術和醫德備受當地人信賴，因此常出現大排長龍等著看病拿藥的情形，一天往往高達六百人次。就算後來附近蓋了一所醫院，她們的醫務所還是維持每天兩、三百人來看診的紀錄。

修女們在葉門也服務痲瘋病人。進入痲瘋村的入口完全被垃圾堆堵住，幾乎與世隔絕。在荒野山區完全看不到房子，許多痲瘋病人就住在洞穴裡，男人蓬頭垢面，小孩全身髒兮兮，女人全身遮得密不通風。修女們向他們揮手招呼，他們也紛紛躲開，經過好一段時間的接近，慢慢的格楚德修女才跟他們建立互信的關係。

格楚德修女表示：「當初穿越一堆如山的穢物進入痲瘋村，真是可怕的經驗。但是我們無論如何得改善他們的生活。在葉門政府的協助下，終於將垃圾清除乾淨，也蓋了房屋，闢了花園，種了花草，全村的人都接受衛生教育，保持清潔，同時也將未受到感染的孩子做好安全的隔離，並教導他們手工藝技術，讓他們活得有意義、有尊嚴。」



經過修女們兩年的努力，原先髒亂、孤寂、充滿病菌的痲瘋村，終於變成花園新城，還不時傳出孩子的歡笑和歌聲。

仁愛傳教修女會在一九六八年九月間也在坦尚尼亞的塔波拉設立分會，不到一個星期，當地的民眾就完全接納她們，並親膩的稱呼她們是「我們的修女」，同時說：「她們不是從印度來非洲搜括我們，而是來幫助我們的。」

在海外的的工作，德蕾莎更展現她宏觀的視野。她深入走訪紐約、倫敦之後，發現所謂富裕進步的國家，同樣也有需要她服務的地方，特別是在人性的關懷方面。因此，修女們服務的內容，也調整為探望無依老人、酗酒人、毒犯、出獄的新生人。

德蕾莎說：「窮人處處有，富裕國家的窮人就是沒有感覺被愛的人。」



莎修女，你長久以來熱心的幫助窮人，為了對你的辛勞表示崇高敬意，本委員會特將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你，這也令我們感到無上光榮。」

簡單的致詞完畢後，身材高挑的薩涅斯彎下身子將獎牌、獎杯、獎金一頒給德蕾莎修女，與會的觀禮人員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身材略顯瘦小佝僂，但雙眼炯炯有神，站姿挺拔，面對盛裝出席的挪威國王、王室以及各國的政要與民眾，略顯激動她說：「事實上，我個人並不配接受這個獎。我是代表世界上所有的窮人領取這個獎，相信天主也會為此高興不已。」

她站在講台上，完全不用講稿，開始侃侃而談，追述許多年來服務窮人的心路歷程。她感謝天主，因為有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發，讓大家齊聚一堂。她也特別提到她終身學習的楷模聖方濟各，並邀請大家一起誦讀聖方濟各的《和平禱文》。

愛的哲學

她提到「愛到受到傷害方休」的道理，指出：天主為了愛世人，讓聖子耶穌降生為人，傳播愛的福音，最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間，蘇聯的亞美尼亞共和國發生大地震，成千上萬的老弱婦孺必須撤離災區。德蕾莎見機不可失，立刻向蘇聯當局伸出友好的援手。她說：「我沒有帶來黃金和白銀，但是，我們願意提供協助重建家園的志工。」隔天，莫斯科當局透過媒體發布消息：「德蕾莎的仁愛傳教修女會獲得我國政府當局的允許，開始在本國進行服務的工作，這是自從共產革命以來，第一個獲得政府同意進駐的外國慈善機構。」後來，她和所有修女又繼續幫助蘇聯的殘障貧窮小孩，真誠熱情的付出，讓俄國人相當感動。為了感念她的愛心關懷，蘇聯在一九九〇年頒發國際托洛斯基勳章給她，以示尊崇。

德蕾莎的慈愛也軟化了信仰回教的伊拉克強人海珊總統。一九九一年間，美、伊戰爭爆發後，受戰火波及，伊拉克出現許多營養不良、傷殘重病的兒童，許多房屋被炸、被毀，街上滿是流離失所的人。海珊終於出面邀請仁愛傳教修女會前來幫忙重建工作。

德蕾莎聞訊後，高興的說：「感謝天主仁慈的奇蹟顯現，伊拉克終於允

許我們仁愛修女會到巴格達設置據點了。政府當局將提供場地，讓我們收留傷殘和營養不良的孩童，有許多人和我們合作，以便早日恢復社會秩序。政府也提供一部車子當作行動診所，因為窮苦人家住的地方離市區很遠，他們無法長途跋涉進城看病。因此，政府當局也希望我們能多開設幾個災民關懷中心。」

她還說：「戰爭的後果相當可怕，我們無法了解人類為什麼會對別人做出這種悲慘的事。戰爭使食物和醫療用品極度短缺，很多人的家園也遭到摧毀，我不知該用什麼辦法完成重建工作。讓我們每天祈禱時，也將伊拉克的處境包括進來吧！」

德蕾莎心懷大愛和運用巧妙的方法，終於撼動共產國家和集權國家的領導人，讓被關在鐵幕內最窮苦、最弱勢的民眾，也能得到她的溫情和照顧。她服務的範圍完全打破宗教的藩籬、人種的歧視、意識型態的對立。在她的眼中，每一個人都是天主的子女，她為天主做事，不因宗教、種族、政治立場不同而有差別待遇。

有一次印度舉行地方選舉，德蕾莎基於履行公民的義務，準備前往投票。有一位受到德蕾莎支持的當地政壇人士出面表示：「德蕾莎，你不應該出來投票，你不屬於任何黨派，你是屬於大家的，不是任何黨派所能獨占。」德蕾莎尊重那位政治人士的呼籲，放棄投票，從那次以後，她再也沒有投過票。她真的屬於所有的人，沒有必要在爾虞我詐的政治圈中作選擇。

孩子是天主贈送的禮物

她不介入政治，並不表示她沒有政治立場。對於特定的議題，她

有一貫的主見。她一直站在弱勢族群這一邊。她的政治舞臺遍及全球。她關懷全世界最窮的人，給他們食物和溫暖；對於孤單的人，她撫慰他們的心靈；對於憂傷的人，她給他們勇氣；對於被遺棄的人，她伸出援手；對於垂死的人，她提供一個溫暖的庇護所，在人生最後的階段，給予他們尊嚴。

德蕾莎堅決反對墮胎是舉世皆知的事。她一再向世人訴說：「如果你們怕養孩子，可以交給我。」她認為墮胎傷害了胎兒、女性和生命。她將胎兒看作是天主贈予的禮物。她還表示，如果她有一座監獄，她要將協助墮胎的

醫生關進牢裡。

大家一起做美麗的事

她在世界各地奔波，做窮人的代言人。但是，她絕口不提請求別人捐

贈的話。一九六〇年，是她當修女以來，第一次出國（離開印度）到歐、美國家訪問，當她首次面對兩千多位來自全美各地從事慈善工作的天主教婦女演說時，她表示：

「我並不是來向你們要求什麼東西。從我開始做這種服務工作以來，我從未那麼做過。我曾接觸過一些個人和團體，不管他們是信仰印度教、回教或基督教，就像我現在告訴你們的一樣，我都是簡單的告訴他們：『我是來提供一個可以為天主做一件美麗事情的機會。』許多人都都願意做一些美麗的事，他們跟進，向前擴展，做出更美好的事。」

她的演說言詞自然、舉例動人、態度真誠，深深打動所有與會的人士。她散播大愛、憐憫和信念，也喚醒每一位與會者的熱忱和善心。從此，德蕾莎所說的「為天主做一件美麗的事」成為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

她還說過很多智慧語言，可以讓我們在心靈受傷害時，獲得療傷止痛的慰藉。她說：

「當我們學習像耶穌那樣愛人時，我們必須傾聽天主要我們做什麼。因此，我們要經常祈禱和默想。很多時候，我們必須做一些自己原本不想做的事，譬如：原諒傷害我們的人、和讓我們失望的人重新修好、繼續服務曾經欺騙我們的人，他們或許曾經嚴重的傷害過我們，但我們不要惦記舊惡，這就是原諒別人和不自私的表現，這也是天主呼喚我們要做的事。」

她還說過「心懷大愛做小事」的話，她說：

「我們的一生，不論身居高官大位或卑微無人聞問，不論得意或失意，也不論富裕或貧窮，每個人的每一天，都是由一些小行動串聯成的，像是吃飯、散步、工作、幫忙別人等。有時我們和家人一起共享，有時與陌生人偶爾巧遇。我們都可以試著將每一個與人相處的當下，當作是一種天主賦予的禮物，也就是將它當作是一個愛人的機會，或看作是顯示天主愛人的機會，否

世界偉人傳記叢書

德蕾莎

出生於富裕家庭的她
秉持著對天主的崇敬
深入貧民窟
盡一生之力
為窮人中最窮的人服務

ISBN 957-570-700-1 (249)



9 789575 707002

00200



封面繪圖◎呂怡賢